



09972 ✓

程巽隱先生文集卷一

明程本立著

送朱叔仁之官序

涇縣潘錫恩校

明

書

宋之遷道統之寄南集於閩及其衰也又東南而寓金華以迄於元蓋自黃文肅公得朱子之傳而北山何文定公又得黃公之傳以授之王文憲公及金文安公許文懿公四公者皆金華人故議者以金華之學爲朱氏世適蓋實錄也初許公在金華開門授徒遠近來學者無慮數千百人而鄉邑子弟得以親承授受之者最多烏傷朱氏者公夫人父母家也朱氏兄弟子姓登公之門而爲高弟者十數人其最賢者夫人之從子彥修所謂丹溪朱先生者也許公遠矣門人鮮有存者其遺說緒論益以散落獨朱氏子弟猶能守其家法以傳諸人叔仁者夫人同產子弟也不及登公

乾坤正氣集

卷言十三

一

之門而私淑其說於其父兄余從其諸兄學於叔仁有同門之好知其爲人蓋能世其家者也今年秋余以親王長史隨侍赴京與叔仁相見於會同館居數月而叔仁用薦者選知撫之崇仁將之官叔仁求一言以別念余與叔仁兄弟游時各自奮勵欲卒其所業於山林之間今皆不果遂其所志而奔走於四方則於聚散離合之際豈能怱然於其心而無一言以相告語乎自乾道淳熙以來天下學者皆歸仰於朱子以爲大宗而其同時名儒各自以其說名家者不一於是陸象山兄弟以徑造頓悟之學興於大江之西一時學者樂其簡便靡然從之不可勝數雖其大旨歸趣不大異於朱子而其求端用力入道之方卒不能合其後朱子之書雖家傳而人誦之亦不過取其章句以應主司之舉而已不能皆如金華四君子之相傳者之爲親切篤實其於兩公所見之殊何啻

其能明辨而決其取舍哉而江西士人乃至今往往有能堅守陸公之說者有識之士亦不過爲之喟然太息而已嗚呼在此者既徒誦習其書而不知實用其力在彼者又狃於氣習而不肯舍其舊見以歸於一然則斯道何由而明學者之趨向何由而定哉夫曾子子思孟子之傳所以無弊者豈不以下學篤實明善誠身集義深造之有科級次第哉且性與天道自子貢而下已不得而聞而子游氏之輕灑掃應對則不能不見黜於子夏此學者所共知也朱陸之辨蓋決於此奈之何學者猶懵然而不知所從哉叔仁之崇仁崇仁陸公鄉里也叔仁持其家學而遽以語其學者彼必厭鄙之而不以聽然叔仁不可以是而棄其所守怠於誨誘也篤信而立諸己誠確以語諸人則未必無省悟者省悟則化之亦易也夫明道學以正人心令之職也故其行也書以爲贈云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一

二

臨清道隱詩後序

臨清道隱者臨川饒君叔永之自號而詩者中朝士大夫爲之歌詠其事者也始居述陂己而泝其上游得所謂夏澤者愛其潔清慨然曰道蓋在是因徙居之而以自號及爲豫府紀善侍讀禁中每思念故居不能自止求善畫者圖其谿山面勢之勝圍廬竹樹之設以自覽觀而一時同朝之士爲之吟詠以達其志釋其心者凡若干人余來京師叔永持其卷示余俾爲之敘余謂叔永所以有取乎夏澤者固以其近乎道也夫川上之歎源泉之喻則謂其與道爲體而取之矣至於水或流焉或止焉順乎其地而莫爲之括者又非用之流行而可取者耶然則道者豈膠於一途之謂耶非以其或出或處各隨其時之謂耶方叔永之在夏澤也雲水以爲宅魚鳥以爲徒釣鮮而食鼓枻而歌不知金門之爲高朱紱之

爲華也而曰道固在是是也今也曳裾乎君王之門通籍乎環衛之中持文墨陪議論而出入乎帷幄而曰道非在是可乎人之於道猶魚之在水也魚潛在淵或在於渚深則淵而潛焉淺則渚而游焉而魚之樂一也道之著粲然於吾前而莫之避也焉往而不樂哉故士或處乎山林或處乎朝市其樂亦一而已故夫爲臨清而作者當卽是而爲說不徒詠其泉石之清麗與其室屋之幽邃而廣其事父事君之實則爲得性情之正而近乎道也若諸君之所著而登載乎此卷者是矣是爲序

白雉詩序

洪武歲丙寅春三月得白雉於開封之杞縣王命長史臣榮等著之篇詠臣本立竊聞越裳氏之獻白雉也三譯而至於周期年而返其國周公歸之王而薦之廟夫豈以遠方之物爲貴哉蓋曰先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三

王靈神之所致焉爾惟我朝功成治定諸福畢臻有若白雉之生於中土則又古昔之所未覩也攷之於易雉離象也白異象也離之德爲明巽之德爲順在卦則離上巽下爲鼎巽上離下爲家人鼎之彖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家人之彖曰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由是觀之非聖人孰能致此哉越裳之獻不足專美於古昔矣因再拜頓首而爲之詩曰大明御天萬國咸寧際天極地罔不來庭惟此函夏政教攸始和氣致祥乃覩白雉聞諸在昔越裳獻周三譯而至山川邈悠豈若斯雉生於王國遠物非寶休徵斯集四方之中一氣之先感召之機夫豈偶然其象伊何維離維巽其吉維何文明而順碧雞奚取朱雁徒誇山鷓失彩海鶴無華藪有游麟郊有鳴鳳

小臣作詩敢繼歌頌

思永堂詩序

凡爲人親者一念不忘其子則爲人子者當一念不忘其親是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未嘗暫忘其親於不見不聞之頃也況於親沒而有不思者乎思之其亦有窮乎思其居處笑語志意與所樂所嗜齋而思也如見其位如聞其容聲與歎息之聲祭而思也履霜露而悽愴履雨露而怵惕四時無不思也豈不謂之思永乎下武之美武王也亦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武王之孝思信乎其爲則矣淳安吳孝子以思永顏其堂其法孝思者與及爲承宣布政使司都事於雲南得士君子歌詩若干篇徵余序之余曰子居淳安山中常奉其親於斯堂矣一旦去斯堂而仕萬里外思親不尤戚戚乎孝子愀然無以對余又曰在君爲君古之道也士之未仕宜其一念不忘乎親也士之既仕宜其一念不忘乎君也不忘乎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四

送大學生尹士蓋序

唐虞三代之後國學唯漢唐爲盛明帝幸辟離園橋門而觀聽者億萬計至於匈奴遣子入學太宗增築學舍千二百區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亦請子弟入學雖其所以爲教非復唐虞三代之法然而千載之下尚能使人想見其文飾治具之美不亦盛哉當是時在西南則哀牢內附矣元深來朝矣子弟入學如匈奴高麗則未聞也我朝有漢唐所無之天下斯有漢唐所無之太平

六詔編爲郡縣皆設學校經生升於大學者歲有其人褒然爲舉首則尹生士蓋也士蓋入太學既三年得歸省其親其還太學也徵余贈言以行嗟夫王化所及風氣隨之今之雲南非昔之六詔矣論夸戎爲華夏易戈鋌爲干羽變淫哇爲韶濩余何幸身親見之哉重士蓋之請慶文明之盛於是乎言

送太學生段汝霖序

西南之夸族不一唯棘則有姓氏或曰棘之言偏也使之偏寄於夸也夫棘既有姓氏則非出於夸而偏於夸也明矣段棘大姓也有子弟願而暫樹其名汝霖其字者余始見於人人中固已奇之後二年以經生充貢於太學又三年以太學生歸省其親溫乎吾目其貌之和也醇乎吾耳其辭之美也賒乎吾接其禮之度也信乎其學之有成矣嗟夫中原禮義之邦名門子孫若汝霖者甚不

多見不圖得見斯人於遐方疏俗殊鄉絕鄙之地亦奚啻百鳥之孤鳳耶其還太學也請余言爲贈汝霖不余請固將有言矧請至於再耶雖然天下之賢才萃於京師京師之賢才萃於太學則是舉天下之賢才汝霖皆得師而友之矣余之言無能出乎汝霖之所已聞於師友者汝霖亦奚取於予言哉竊謂古今土地盛衰不同閩浙之間富庶繁衍舊亦蠻夸淵藪也而況於今九夸八蠻之外在聖化甄陶之內安知棘纒不可爲閩浙乎汝霖學成而仕固於所學見諸設施仕成而老則以所學教閩里如古之父師少師者焉將見棘纒之民儒雅盛典風俗丕變又不但富庶繁衍而已也余之所期望於汝霖者如是汝霖勉乎哉

送太學生楊伯善序

楊生伯善之還太學也余載酒饒之滇池之上伯善指滇而問曰

某雖滇兒未聞水之名滇之義先生亦有以教我乎余曰按漢書滇通作顛史記則載其原廣末狹狀似倒流故曰滇池嘗讀而疑焉不謂身親見之而後知其說之不誣也因仰而歎曰噫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是水與天地同其悠久者矣自天地以來亦嘗有衣縫掖談詩書若吾與子翱翔於斯乎苟無其人焉則吾與子今日之集其可謂一時之盛矣苟有其人而不傳焉則吾與子游滇之樂安得不爲昔人登峴之悲乎伯善聞余言色有愀然者乃酌而告之曰余老矣子何患焉夫滇池方三百里人見其大且深也而不知其所以大且深也出而無窮也積而不已也行之以漸也洩之而弗過也所以成其大且深也不然則朝滿而夕以涸矣烏能其方三百里而爲是浩浩茫茫者乎子於學之成乎內者取其原之廣於學之用乎外者取其末之狹則所謂博學而約取厚積而薄發者是矣何患其名之不立邪雖然余非成章而達者子歸太學國子先生有以教子余言無足道也伯善謝曰幸從觀水得聞學術敢不以其言自勗遂書以爲贈

樹謾草堂詩序

謾草易生之物也詩云焉得謾草言樹之背何也謾可樹而憂不可忘託言之也易爲憂之不可忘也婦人以夫久從征役思之而憂人之情也然則世之奉其親者奚有取乎謾草也奉親而取乎謾草者必其父沒而母存者也父沒則母氏不能無憂思焉爲之子者思得物之可以忘憂者以說其母是有取乎謾草也嗟夫父子夫婦人之大倫也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奚賦乎伯兮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奚樹乎謾草婦人之賦伯兮則夫婦之時有不幸者矣夫一氣之運行其盛也爲翁合爲暢

茂其衰也爲乖離爲枯悴人之幸不幸其皆出於此乎其亦有不
出於此者乎吾不得而知也構李梁孝子顏其奉親之堂曰樹謾
余孝子之郡人也孝子父不永年余嘗悲其不幸矣然元之七天
下大亂東南之民不相保持孝子克完其家余又未嘗不慶其獨
幸也母老而安以躋壽域堂有謾草日蓄以鮮氣乖離矣在孝子
之家者胡爲而翕合耶氣枯悴矣在孝子之家者胡爲而暢茂耶
自余承乏親王禮官及待罪西南夸與孝子邈不相聞者幾二十
年今孝子來主宜良簿乃得會於滇池之上問母氏無恙則孝子
有不釋然者歎而言曰母之愛其子謾草之春陽也子之愛其母
春陽之謾草也母有子得以慈焉子有母得以孝焉將無憂之可
忘矣一旦去母而仕於斯母之憂其子也豈謾草之能忘子之憂
其母也恐謾草之不吾與子亦有言以釋余之思乎余於是而告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七

孝子曰母孰無子豈盡才且賢子孰無母豈盡壽富而康寧孝子
才且賢而食君之祿矣而母壽富康寧而受天之祉矣孝子雖去
母側母能樂矣有不孝子若者子雖不去母側母能樂乎是故愛
親者必思愛其身樹謾者必思樹其德不辱其身不羞其親愛親
之大者也國人稱願幸哉有子如此樹謾之大者也在君爲君子
其勉哉矧我皇明以孝理天下孝子政成而入覲也苟有陳情詎
知不賜之歸養乎謾堂之樂寧有既乎孝子聞余言喜而謝因敘
而書之俾孝子歸而歌之孝子名桓字彥武其詩曰我謾兮我堂
兒胡爲兮遠方兒歸來兮母憂忘無憂兮壽而康母有兒兮兒有
婦說有謾兮滑有澗登北堂兮拜母維南有山兮爲母壽

書聽潮山房詩卷後

始子與永嘉許可遠先生同薦因與之同舟往還京師相會者累

數月於時先生之子伯羽侍奉起居應對賓客甚恭謹敏悟可喜
余用是私敬許氏父子其後子羈宦遠方東南士友相識者益以
疎絕間獨追想於平日游從談論之樂而慨然於荒閒寂寞之間
而許氏父子之往來於子心者蓋數數焉今年秋余以親王長史
隨侍來朝而伯羽以秀才隨牒京師相見則伯羽偉然冠帶一官
員矣已而相與論敘其近事則其學問識慮視初見時益以加進
既足以大慰其睽曠之懷而余之衰退無成尤可愧也會伯羽授
建昌之南城簿將之官矣持其所謂聽潮山房詩卷者示余曰願
有述蓋伯羽嘗讀書於瞿嶼之下嶼瀕海伯羽聽潮汐之聲而樂
之因此爲名而此卷則士大夫爲之歌詠其幽致雅趣稱道之者
余以伯羽之賢其進也若決江河而赴之海其游天下當就其名
山大川而縱觀之以廣其所見則夫瞿嶼一拳呻吟佔俾之地何
乾坤正氣集

卷二十三

八

足以繫戀而不置而猶區區於子言何哉夫仁者不敢忘其初孝
者不敢離其親子想伯羽方以隱居養親讀書積學爲事一旦舍
其所務而奪其素志以從宦逐祿數千里之外宜其非所樂也自
茲以往期會徵發之煩簿書勾稽之積苦其形而拂其心者交至
於是時欲解衣曳履而自放於泉石之間隱之几而聽潮汐之聲
何可得哉宜非其所樂也顧以余之凡鄙庸陋無以發其幽致雅
趣而其仁與孝之本心有足多者況以平日幕用之久而重以離
合忻戚之感皆有不能自已於言者乃爲書之卷末而歸之

書朱孟曦遠游卷後

昔平洋陳禮嘗從東陽許先生遊其遊金陵也淳安夏大之先生
敘以送之大之之言曰遊於聖人之門而匡後顏子也愠見子路
也回何敢死顏其遊於聖人之天矣君子固窮路未得聖人之天

而遊也孟子之遊梁遊齊若有不豫色者其遊幾於天而猶人也降及蘇秦張儀之遊且未足以言人而論天平哉況司馬子長之遊於藝之未乎本立少之時讀其言已慨然有大其遊之志二十年來南觀錢唐北覽河洛遊且壯矣然學問不加於己聲譽不聞於人四十而不能有得於聖人之天可悲也夫臨川朱孟曦嘗執經張進士之門其來江左也王孟遠亦敘以送之讀孟遠之言猶大之之言也本立能不重愧於心乎因書以自咎且以告孟曦庶孟曦益勉乎孟遠之言而遊聖人之遊也

書黃氏家譜後

家之有譜所以崇本厚族也蓋凡天下之同姓者其始出於一人爾由一人而至於無窮源遠而未益分此譜之所由作也姑以本立之姓言之其始出於周程伯休甫後自晉新安太守至於程忠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九

莊公至於河南二先生皆因譜而可考者也今之爲程姓者不出於河南者有焉鮮有不出於新安者亦有焉未有不出於休甫者也本立知其本之一也故凡遇天下之程姓者雖非譜可徵亦未嘗敢視爲途人矧譜之可徵者又豈敢以服盡而邈然不相親哉故曰家之有譜所以崇本厚族也周府紀善清漳黃宗仁實宋勉齋先生七世孫勉齋之曾祖以上譜牒遺逸名諱不得聞宗仁卽以爲恨又恐夫愈久而愈不傳也於是譜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可知乃自勉齋之曾祖以下及於己之子若姪凡一十有二世列之爲圖一日出示本立因書是說於其譜之末簡噫宗仁其知崇本厚族者哉

書渭北張公弔祭國使王翰林後

昔元世祖之取雲南也師未出境遣三使入大理諭之許不殺掠

三人者言祖宗之法殺詔使者城拔必屠萬一蠻夸怙惡或賊殺臣願無以臣而使是城噍無遺類至則彼以誑磔其屍於樹下師及城救姚文獻公樞盡裂帛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而急求三使之首或曰投汨水中遣漁者網之無得也俾文獻爲文以祭火其骨函送三家賜其家蠻口人數十世無有與中一人秦州士子王姓蠻口分於州俟其子壯付之後三十年詔西省臣訪求其家在亡蠻口已爲郡豪冒有王氏子事見姚文公燧集中本立嘗聞而悲之夫人莫難於殺其身三人者不難於殺其身而難於屠城可不謂仁乎然名位不詳於記載子孫不終其恩惠何以勸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者哉今讀渭北張公弔祭國使王翰林文而後知上有成五帝而登三皇之君則近代之規模爲無足觀下有浮英華而湛道德之臣則士之碌碌者無足數也何以言之元大理之役

乾坤正氣集

卷言十三

十

使於興師之後師旣無名勢已必取縱三使能諭降之亦不存段氏之國矣自元氏取宋以有天下百年之間□□□天實厭之眷命皇明埽除渝洗永清四海元君北遁天下已定而其遺孽梁王猶負固西南漸被弗及於是翰林待制臣禕奉詔以往諭以天命俾知所歸彼乃自絕於天待制公遇害而國亡矣然天朝猶以八年之久而後聲罪致討其於師未出境而遣使者規模之大小何如哉嗟乎一人死生關乎一氣之分合天之所以不靳公之一死者蓋將以翦胡元之孽也所以翦胡元之孽者蓋將以□□□之恥一天下之心也然則以公之所處者言之死可輕於鴻毛以公之所關者言之死可重於泰山矣而況公以博古通今之學養德制行之實發之爲經世載道之文流聲於當時而垂耀於後世者又豈三使所能望其萬一哉不然何三使若是之碌碌無聞也

雲雨平之十年賢王在蜀顧瞻西南慨然興懷若曰善善長而惡惡短國朝文節之臣有如王待制者我其可弗恤其後爰命使訪公之家於金華得其子紳字仲搢者致之國中思遇甚至且嘗筆於近臣曰匪私王氏於以勸忠於戲古之列王有若是之賢乎彼三使之子孫有若是之榮乎仲搢又得請於王自蜀走滇將求父之遺骨以歸求之百方不得乃設主而祭號慟幾絕於是渭北爲文以弔公之靈以慰仲搢之哀卽其文而論其事則天朝功德之盛也王國風化之美也臣之忠而子之孝也皆於是乎在本立能無言乎雖然纂修元史公實總裁不知得三使之姓名而書之否果得而書之則三使亦賴公以不朽矣

書孤皇辭後

洪武庚辰十一月甲子

洪武歲丙辰余爲里之朱節婦作孤皇辭是時節婦之門未旌表

乾坤正氣集

卷音十三

十一

歷二十年余自西南夸奏計京師過故鄉則節婦之家已綽楔其門矣又二年里人夏信持節婦卷來京師得翰林吳侍書爲篆貞節二大字余覽之重有感焉嗚呼節婦蚤寡不再嫁事舅姑備敬養服喪無違禮撫幼孤教之有成立此亦盡已職之所當爲而已旌表奚與焉然世有節義著稱而朝廷無以旌之又將何以爲世勸哉蓋人莫不幸於喪節亦莫幸於著其節君臣夫婦人道之常也人道變而後節義之論興焉人道之不幸也雖然節婦固不幸子賢能顯其節以表之則幸矣今節婦年逾七袞精明強健享福未艾天之所以報節婦者於是乎在子賢而有孫朱氏之興方自茲始余故附是說於孤皇辭後將俾朱氏之子孫世世無忘焉

書夏榮傳後

洪武丙寅四月癸巳

余昔居構李辱交武原沈孝子孝子之沒二十年矣今讀夏榮傳

不能不悲感也孝子諱壽康字原懋家世寒微早歲被推擇爲州
吏薄祿奉親孝養甚備元至正間父母相繼沒居喪葬祭一遵文
公家禮異教不能惑也廬親之墓於豐山敝衣菲食以終其身鄉
里稱之爲沈孝子南行臺御史嘗論薦以官之原懋力辭不就國
初以疾卒於廬墓之所時年五十耳嗚呼原懋少年不暇讀書親
沒始不仕乃日取五經四書課讀之由是信道愈篤而遠識絕人
常執余手而言曰世之學者爭務科舉以經學爲名而無其實竊
所不取子之質近厚年且富當志於聖賢之實學某失學於前而
年向遲暮痛悔無及矣子其勉之余性資庸下而奔走事役學不
足以副原懋之深望文不足以發原懋之潛德余之負原懋多矣
如六有呂先生與榮無平生之雅而能爲之論贊足以取信於後
世因益歎原懋之不遇何榮之多幸哉然原懋與榮固亦自盡人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三

子之心而已初非爲名而爲之也但風俗日壞天理幾熄使有忠
臣孝子之行而非仁人君子樂爲稱道又何以爲世道之勸哉子
故錄原懋之梗槩附諸末簡呂先生或采而著之則庶乎與榮並
傳於不朽矣

程巽隱先生集卷二

明程本立著

涇縣潘錫恩校

洗竹軒記

會稽金宗浩以繕寫誥命畱京師之會同館余偶過其舍見其几案潔清圖書筆硯方列而不亂怪其旅寓造次猶自整飭如此必有以異乎人者與之語果清修吉士也遂與之爲友宗浩間謂余曰余家湘湖之濱其地多竹環吾舍彌望皆竹也吾甚愛之惡其雜出而斜曲茸蔓者務芟夸攘剔之使其修挺豐大者得以直遂而不爲所蕪翳如是積歲侃然如骨鯁之臣正色立朝而無阿附之容也翛然如列仙之儒遺世獨立而無健羨之心也毅然如禮法之士羣而不黨而無便佞之態也然後足以懷吾之所玩因置小軒於其間數楹名之曰洗竹言致其涓淨若洗濯之然也子幸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四

一

爲我記之余聞之君子之自治也其心之所存者惡其物欲之累則其耳目之所接必好夫潔清而不肯安於汙冗雖植物之細莫不盡然蓋觀乎其外可以占其內也今宗浩之於竹猶痛洗之不使一支一蔓之繁雜其間則其於方寸之間豈不思所以澡淪疏雪極其澄澈瑩潔而豈容一毫得以垢亂之哉余性亦好竹所居北望桃巖南接花谿園廬竹樹相屬不絕所遇無慮數千百挺輒畱止觀之不能遽去獨未見有如宗浩洗濯之者及渡江而北往來梁楚陳鄭之郊則并所謂竹者亦不之見矣聞宗浩之言灑然如有所悟爽然如有所失於余心蓋恍然也遂爲之記云

永思堂記

君子居室必有其名所以志其志也堂以永思名志哀也孰名之李氏子伯庸思其母氏名之也其志哀奈何李南昌世族也壬寅

之歲郡城被於兵伯庸母熊氏及伯兄伯仁逮於隍而沒焉自京師赴之則無及矣號而求其屍則不得將從之或告之曰子死孰紹爾宗乃不果從蓋既除喪久之而其哀不衰大畧其堂曰永思云余聞而哀之爲之言曰嗟乎伯庸之思其何時忘乎夫衣衾棺槨之具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人子之於送死用其情於事親若是至矣然猶不忍置於心故有終身之喪焉其或不幸而不得用其情則其哀宜何如是故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謂之以時則有時而不思矣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謂之明發則有時而不懷矣若伯庸者豈有時而不思不懷者乎其可哀也夫雖然伯庸之思已無及矣已無所用其力矣君子大至孝不以死傷生且其所以思而不置者誠有所甚痛焉爾痛親之體魄不得其藏也然而吾身者吾親體魄之所遺也身存則吾親猶存焉爾若所以奉其身者奈何曰保其四體惟恐傷之砥其名行如或辱之如是則僅而可及以用其力者舍而弗圖其亦已焉是或一道而可以塞其思者余是以終言之是爲永思堂記

行素齋記

記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說者以爲素者見在也君子但當因其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何也蓋以道不可離也余嘗因其說而推言其意蓋所謂道者其理一其分殊故其體之大至於無外而其細無微而不入譬如日之麗天無遠勿照而光景所及方圓曲直隨物賦形故君子體夫道也其心之所存既必與天地萬物一視而無間而其身之所處則又必隨其所受之分樂循其理而不敢過求故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既各以其道責諸己而不越乎其位至於富貴貧賤

患難夸狄其分雖殊而道無不在也亦隨其所受而安之如是然後爲不離乎道而合乎中庸人之囿乎道也猶魚之生乎水魚在於渚或潛在淵各適其道而已故夫富貴貧賤患難夸狄皆莫之致而至焉者是天之所以處我者居於其地而求以去之是猶魚而求去夫水也金華高君思聰名其齋曰行素而徵余文以爲記余與思聰居而同郡生而同年知其爲人思聰家故饒裕其居鄉時輕財而樂義好禮而下士今爲鄢陵之校官羈旅於荒閑寂靜之濱而從事於呻吟佔俾之末奔走於卑冗以承奉乎上官見之者皆以爲思聰之才之茂如彼而其所處之地之猥如此豈能無戚戚於其心者然而思聰沛然樂而受之若平日所固有然者余往往見之未嘗見其有不足之色豈所謂素其位而行者非耶今以是名其齋抑可謂稱情否耶是宜爲記遂記之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四

三

存敬齋記

夫心之於身猶身之於室也心之出入猶身之出入也是故身不在焉無以爲一室之主宰心不在焉無以爲一身之主宰能存此心者其惟敬乎敬者一心之主宰也心有主宰則身有主宰矣身無主宰而謂一室之有主宰不可也而況是身不在是室者乎君子居其室則思警於心而況於齋乎齋之爲言若居此而齋戒也然則警之如何亦存敬而已矣存敬奈何不睹不聞之戒懼者靜而敬也獨之慎者動而敬也靜而敬者敬之體也動而敬者敬之用也噫天道不已者敬也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者亦敬也天也聖人也皆此敬也君子其有不由此敬以成學者乎淳安吳某氏從事雲南政闔顏其齋曰存敬學莫善於是者也雖然余嘗讀周書見成王始政周公則告之以所其無逸召公則告之以敬其作

所然周召之言若出一口非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者乎蓋古
之人臣必先責其身而後能責難於君周召之心不自暇逸而克
所其敬可知矣克所其敬則自一身而家國天下何適而非吾之
敬所哉齊家而家齊一家之敬所也治國而國治一國之敬所也
平天下而天下平天下之敬所也一室云乎哉修乎己者表裏莫
非其存主之功及乎物者遠邇莫非其充積之效矣雲南政闕所
治方數千里之地三十七部之民上之爲使下之爲從事皆有天
子之命任之以方面之重者曷其奈何弗敬渭北張公爲使於茲
十有餘年敬如一日非有存主之功者與惟是方數千里之地三
十七部之民無不各得其所於公之敬所者非有充積之效者與
噫使克所其敬以得民從事克所其敬以得使交修相孚如是宜
其治最於天下也雖然居周召之位以行周召之志則天下之民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四

四

無不被其澤者化止一方之近而已哉吾於此不能無望於渭北
有望於渭北而無望於淳安乎渭北而志乎周召則周召也淳安
而志乎渭北則渭北也有爲者亦若是是故書以爲存敬齋記

止靜齋記

人之一身不能不接乎物物接乎外不能不感乎內於是感之而
動者紛紜交錯萬變而不窮夫以一心之微天理惡保其能存人
欲惡得而不肆邪人欲肆天理滅則人極不立而無異於禽獸矣
聖人憂其然也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蓋天下之
動莫能止也定之以中正仁義而有不止乎天下之動莫能止也
主夫靜而有不一乎定也止也靜也一也人極其有不立乎然而
難言也言易者非知言者也余何足以知之何足以言之哉雖然
余嘗觀夫物之似者矣水之濁也或握之其潰也或決之山下出

泉靜而清也謂水之體爲非靜可乎是以天地之道吾知其靜也人之所得乎天之理以爲性者吾亦知其靜也不然則記禮者何以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語道者何以云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噫三極之道皆靜也惟聖人爲能全乎太極之道故人極立而天地之極亦立矣然則聖人可學乎學聖人者必體易之君子乎繫辭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知此則知聖人之所以一天下之動者矣艮之彖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知此則知聖人之所以止天下之動者矣靜斯一焉一斯止焉是故知其止而止焉者行亦無不止也知其靜而靜焉者動亦無不靜也行止各有所止而動靜皆主夫靜其惟體易之君子乎雲南右衛指揮陳侯以靜成學事物無以累其心至於折衝厭難梟俊禽敵單騎突千萬人而不顧蓋亦有見夫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之訓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四

五

者也非能體易者與界其所居之偏爲齋焉簡易樸質明粹溫密顏曰止靜請余記之余旣嘉侯之志又歎夫世之學者或不知所以學而侯獨知之故不辭而爲之記

敬思齋記

皇帝卽位十有五年大兵平西南夸而黔寧王鎮之旣十年黔寧薨皇帝以其人之不忘黔寧也命嗣侯歸之鎮初黔寧之薨有歌之者曰孰爲我父孰爲我母無母奚劬無父奚拊天夢夢乎莫恤我窮窮乎及嗣侯之來有歌之者曰于畎于畝是耕是耔維黍維稌以餼以餼我有父母先王之子噫孰謂夸狄不可治耶然人知夸狄之可治而不知所以爲治知所以爲治而不知所以出治出治者何道也道以出治學以明道靜以成學其黔寧乎胡以知之以簡重沉默而知其靜也以尊信夫太極圖西銘而知其學也如

是則於治西南夸也何有嗣侯若曰我考憂勤惕勵於茲土有年矣兵食之不足思所以足之民生之不遂思所以遂之遠者思所以來之汙者思所以新之簡節疎目思有以安之霑仁洽義思有以樂之蟲蛇驅之豚魚孚之我其敢不敬共朝夕以思無墜厥緒無替天子之命哉於是名其寔居之齋曰敬思欲其身是在是而有所警於心也愚竊惟續孔孟之傳於千載之下者宋周元公也於元公見而知之者張獻公也微斯人天理不幾於熄乎太極圖萬化之一原也西銘萬殊之一貫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太極圖之要也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西銘之要也斯爲先王出治之本矣豈不爲嗣侯繼志之本乎本之如何敬以存之思以擴之而已武王聖人也克殷而問箕子以天道踐阼而問師尙父以黃帝顓頊之道箕子陳之以洪範曰敬用五事曰思乾坤正氣集

卷十四

六

曰睿睿作聖尙父告之以丹書曰敬勝怠者吉聖學不在敬乎太極曰君子修之吉則敬勝怠者吉之謂也西銘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則君子修之吉之謂也通書曰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則思曰睿之謂也是故敬思之體爲甚微非求諸先儒之說無以知敬思之用爲甚著非徵諸先王之烈無以見學求先儒以立其體焉治法先王以行其用焉入爲三公以福天下愚於嗣侯固企而望之矣雖然非愚之私也天下之幸也故書以爲記

同壽堂記

洪武乙亥
立春日

人身之氣通乎天地之氣人心之理通乎天地之理痿痺其手足者氣有不屬也醫書猶以爲不仁而況蝨賊其心而有不亡者乎是故仁道雖大其要在乎克去己私復還天理而已蓋非克去己私復還天理不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不能以天地萬物爲一

體則不能以愛己之心愛人夫人情莫不欲壽者愛己之心也知其所欲而生之者以愛己之心愛人也然亦豈窮而在下者之所得爲哉在下而得爲者其唯醫乎醫亦仁矣宜乎蔡氏之堂以同壽名之而子孫世世不能改也嘉興之崇得里曰鳳鳴蔡氏自南宋渡家焉有字淵齋者傳其子梅友竹友梅友仕至防禦使嘗扁其堂曰同壽竹友子君實者嘗著同壽秘室方於元之大德間君實傳其子伯仁伯仁傳其子敬之敬之傳其子曰濟字公惠曰潤字公澤公惠入國朝爲邑之醫學訓科以卒子曰熙能弗棄基緒同壽之堂自若也公澤謫羅氏鬼國羅氏鬼之被疾而痛苦呻吟者亦莫不求已於公澤公澤仍扁其居藥之室曰同壽書來滇池請余記之余與蔡氏居同里公澤又嘗從余學余少也及見其祖長也及交其父若兄今老矣能無感於人世邪記其可得而辭邪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四

七

嗟夫蔡氏之先余所不及知者不論也試以余之所及知者言之家以醫顯自淵齋至於熙蓋七世矣堂以同壽名自宋至於今蓋百有餘年矣其東西之鄼南北之鄙豈無富貴於蔡氏者亦有一門十世一堂百餘年者乎天奚獨厚於蔡氏邪蓋仁之積也久矣彼以天人爲茫茫者惡足與語天人之際哉公澤居夸狄患難而無怨懟不平之氣方將壽西南之民以無忝乎厥祖可不謂仁孝人與夫動忍者仁熟孤孽者術知天之所厚於是乎在公澤其尙勉之哉雖然天監下民民之不義降年之不永皇建有極極之不訓錫福之不敷蓋有非醫者所能致力於其間者也歐一世之民躋仁壽之域是則同壽之大者也

寔息齋記

吳邾文燦氏居京師顏其齋曰寔息洪武歲在壬申之秋八月從

都督沐公來雲南會於滇池之上請記其齋齋高做邪卑陋邪余
不得而知也華美邪樸陋邪余亦不得而知也余何能記辭不獲
乃告之以宴息之說焉夫隨之爲卦其下震也其上兌也震之象
爲雷兌之象爲澤故大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程
子釋之曰君子觀象以隨時而動朱子釋之曰雷藏澤中隨時休
息一以動息言一以藏息言其說異矣蓋嘗論之說卦曰雷以動
之又曰動萬物者莫疾乎雷雷固主乎動也然豈動而不息哉必
有時而藏伏矣澤隨震而動雷以時而藏隨時之義豈有異乎所
貴乎體易之君子者以其知隨時之義也故程子又云君子隨時
入居於內宴息以安其身起居隨時適其宜也此宴息之說也余
於是又有以告文燦文燦畫則自強不息矣嚮昏晦則宴息矣苟
乾坤正氣集卷百十四

八

不於宴息之時而思所以自強不息又豈善體易之君子哉夫周
公孔子大聖人也嘗仰而思之夜以繼日矣嘗終夜不寢以思矣
而況於未至聖人者乎是故晝有爲宵有得此君子進德修業之
功也文燦之所當勉者也雖然文燦父子翱翔西平公父子之門
西平公勳德重朝廷都督公克濟其美爲天子之股肱觀西平公
之所爲主則西平公父子之賢可知矣昔南陽許孟容京兆杜兼
隴西李博爲南陽公所辟昌黎先生爲文記之曰後之人苟未知
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
於南陽公今吾於西平公文燦之父子亦云是爲記

方舟記

客有以方舟名其室者謁余滇池次舍而以記請余問客曰夫宮
室所以安其居也舟楫所以利於行也二者不相爲用也子之室

奚取於舟耶詩云就其深矣方之舟之釋之者曰方桴也子之室
又奚取於桴耶客曰非此之謂也吾生長東南於越之區郡曰四
明邑曰慈溪其地負江海之阻擅魚鹽之富山有材木田有嘉穀
池有菱芡蓮藕園有蔬菓麻枲吾張氏居之二百年矣大父與父
雖皆得官慈利知州然未嘗去慈溪也吾少之時溫清之隙或桴
於海或舟於江或持竿以坐釣或舉酒以屬客內無衣食之憂外
無世事之奪徜徉斯土蓋將終身焉今以垂白之年竄不毛之土
山居谷汲磽确迫阨陸不可以車轍水不可以舟楫奔走而執役
胝爾而皸裂靡其骨而後已田廬不得而有也兄弟不得而翁也
妻子不得而好合也於是題其容膝之所曰方舟以示不忘乎慈
溪耳乃歌曰月出兮東海三山兮礪礪渺渺兮浮槎今胡爲兮羅
鬼又歌曰江花兮江草春波兮鳧藻蕩漾兮蘭舟今胡爲兮狎狔
乾坤正氣集卷三十四

九

歌已余亦不覺蹙然而起愀然而悲也因歎而言曰噫此我心之
所同也亦孰無此心哉狐死正邱首仁也而況於人乎雖然吾將
語子以道夫人情莫不驕肆於逸樂而惕厲於憂患是故逸樂者
疾疢也憂患者藥石也向也非疾疢子乎今也非藥石子者乎惟
能隨所寓而安之則舟亦室也室亦舟也其在東南之區也奚其
樂西南之微也奚其戚勉之哉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
庸玉女於成願共服膺西銘之言何如客謝曰敢請書而置之吾
廬之壁間因得觀覽而自警也乃爲之記客名某字均遂

具區林屋圖記

具區之名何始乎揚州藪曰具區始見於周職方吳越之間藪曰
具區復見於漢史卽禹貢之震澤也然則具區爲震澤矣揚州其
浸五湖非震澤耶亦震澤也然則一震澤也曰藪曰浸者何藪厚

也中有草木魚鱉所以厚養人也浸者所仰以灌溉者也曰具區者何區者有所藏也言其藏物之衆也故名具區則曰藪也曰五湖者何一曰其派有五一曰其周行五百里三萬六千頃也言其灌溉之廣故名五湖則曰浸也實皆震澤也其西北之山自金陵而來南駕吳興以入於錢塘其東則淞江之水分爲三江以入於海山拂乎其相糾也風氣因之而鬱積水蕩乎其莫禦也風氣因之而宣洩故人生其間者藝文儒術之士特盛焉民性亦輕揚焉然舟車則無不通也故行者說出於其塗食貨則無不資也故居者樂生於其土吁美矣具區三江之間邑曰松陵友人曾曰莊氏居之蓋三吳之美在具區三江而松陵則據有具區三江之美者也余少遊松陵某山某水固皆寓目焉今老矣於其心則懔乎其若失茫然其若遺矣洪武歲在壬申之冬西平公嗣鎮西南夸曰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四

十

莊實從之來明年春余與日莊握手滇池之上日莊謂余曰具區之中七十二峰之洞庭子所知也聞諸有道者云先天地生巍巍尊高旁有垣闕狀似蓬壺不知蓬壺果何似也藉茅居渤海中則洞庭得不似之乎吾家松陵水之三萬六千頃山之七十二峰皆在乎戶庭之間家有董北苑畫一幅晁無咎錢希白跋語在焉愛其煙巒深潤林木蒼鬱因託吾廬而名之曰具區林屋圖裝潢成卷時一披之則所謂三萬六千頃之水七十二峯之山又不在戶庭而在吾几上矣嘗爲之歌曰有竹與梧在屋之隅有柳與榆在里之閭有荷與蒲在池之滂或釣之魚或弋之鳧或操之瓠或酌之觚以邀以娛以安以舒神仙有無孰爲蓬壺天地盈虛孰爲歸墟江湖一剡孰爲具區入荒庭除孰爲吾廬髣髴乎髣髴乎以名其圖屬者久之未能歸領其趣子其爲我記之余曰凡天下之物能樂

吾之心者無非有以見夫物我之一理也樂之以耳目者斯玩物耳今夫物之厚重者莫如山人見其恆止而不遷也雲之出也草木之生也山一於止乎物之流行者莫如水人見其恆動而不息也淵之深也蛟龍之宅也水一於動乎山艮象也艮之象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言不見其有我不見其有物也水坎象也坎之象曰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尙言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是以古之君子其止體乎艮而未嘗不行也其行體乎坎而未嘗不止也則山水之樂得之於心者夫豈玩物而已哉使玩物之樂不徒得之耳目則滇池之水可玩如具區也碧雞之山可玩如洞庭也具區洞庭可忘也況於繪畫哉日莊日子之論亦徭矣江湖一軒八荒庭除余亦言之矣雖然圖書先子之所蓄也山水先子之所釣遊也吾能不及情哉余日子

不聞浩浩戚戚之尤乎吾先人之田廬亦在具區之南也子命余記余不敢辭天其或者使余得與子出三峽下九江上京口以達姑蘇於是謁三高之祠登垂虹之橋然後過所謂具區林屋者而觀北苑晁錢之遺墨以償所願焉則余雖老尙能與子賦之日莊曰唯於是乎書日莊名炬日莊其字也質而有文儒而知醫先府君魯齋先生常通守吾州故與余雅信云

雲南西行記

昆明西南八十里爲安寧州漢連然縣也又號螳螂川蠻之阿寧郎有溫水鹽井唐書南蠻列傳載元宗詔特進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境取安寧城及五鹽井後立郎其地也安寧而西六十里曰祿脹驛驛西北路出山頂余謂祿脹字當作祿標猶嶠峩峩嶽之類也西行五十里曰煉象關關西五十里曰祿豐縣又西行五十里

山甚峻路盤折又二十里曰捨資驛驛西二十里曰回蹙關西行四十里爲廣通縣蠻之路甸今有路甸驛驛西百里爲楚雄府卽元威楚開南路蠻之峩岨漢唐爲覽州蒙氏石桑郡段氏白鹿郡也楚雄而西四十里曰呂合驛驛西三十里爲鎮南州古欠舍川又號和子城由鎮南北行百里爲姚安府古名弄棟川漢爲姚州唐開蜻蛉弄棟爲州縣今有蜻蛉驛府通守高保高明孫也元天厯中明入朝陞姚州爲路授明總管有學士歐陽元作陞路記保出以示余姚安西南行百里曰普朔驛驛西行五十里爲古雲南今稱小雲南西南四十里爲品甸今立雲南縣縣西北行四十里爲白厓甸甸西山有關焉關西四十里爲趙州古趙臉也段氏時爲天水郡趙州西南三十里曰龍尾關入關三十里則大理府也出龍尾關南行百里許有石門天橋又南行七十里曰漾濞江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四

十一

有橋度橋西南八十里曰打牛坪又西南行百二十里爲永平縣古博南縣也永平西南行六十里俗名丁當丁山又二十里曰沙木和驛驛西南行二十里曰浪滄江古蘭滄也度江數里道傍有萬箭樹又百里乃永昌府自出龍尾關至永昌顛厓危磴蜀道猶天險不能過也按雲南志永昌本哀牢夸蒲蠻峨昌蠻所居諸葛武侯平蠻至此今有諸葛村由永昌後入大理大理城北行四十里有神摩洞又十里出龍首關又十里曰鄧州驛又北行二十里曰蒲陀腔又五十里曰觀音山又一驛府曰鶴慶古名鶴川又名漾工川蒙氏謀統郡段氏謀統府元鶴州也北行平原五十里度一山路險峻又十里乃麗江府古稱越析州卽摩些路也水源出吐蕃卜魯古甸故又名卜魯天地枕金沙江以江出金故名麗江取麗水之義也又名花馬洞以鐵橋城南二十里峭壁間石色

狀如花馬也故又稱花馬國三種蠻居之曰摩咈曰吐蕃曰羅羅
元世祖嘗駐蹕焉府西北行三十里地曰白沙過白沙至雪山北
嶽神廟由蒙氏異牟尋封雪山爲北嶽也雪山名玉龍峰余畱麗
江通守張翥出示樊綽雲南志字多謬誤非善本也發麗江由鶴
慶入大理至普湖過沙橋乃出鎮南州後舊道而還昆明風雨越
月所歷府六龍首振其北龍尾束其南洱水蕩其左點蒼峙其右
山川城郭民風土物甲雲南諸郡者大理也山之峭拔爲荒陬之
奇偉觀者玉龍山也按元御史郭松年大理行記載雲州北十餘
里山麓間有石光可照面又名鏡州品甸有池名曰青湖湖西官
道中有石紋如古篆號地符行人莫敢踐詢諸土人則莫知其說
也又載白巖甸西南古廟中有鐵柱高七尺五寸徑二尺八寸蒙
氏景莊王所造標曰建極十三年壬辰四月庚午朔十有四日癸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十四

七

丑鑄土人歲貼金其上號曰天尊柱趙州北有高原號城墜以世
祖駐蹕之故州窠建佛宇且望焚香祝壽余不能及目乃詢趙州
倅知其不誣也又載入龍關十五里有城曰太和周十有餘里夸
語以坡陀爲和在城中故名蒙氏皮羅閣所築蒙國大治德化
頌碑蜀人鄭回製文時唐代宗大厯元年也余過太和城址與碑
皆然山部言也凡山水之明秀壯麗地之坦夸阨塞與夫風俗靈
異具見郭記余拙於辭始筆其槩爾視郭記則有媿焉

重題同壽堂記

同壽堂在崇德鳳鳴里萬春橋之東蔡氏之所居也蔡氏自淵齋
公仕於宋扈蹕南渡家焉淵齋子防禦使梅友公名其堂曰同壽
著其志也著其志者何梅友與其弟竹友俱以醫藥濟人之天死
期於人人同其壽也厥後堂以兵燬竹友子君實重作之又嘗著

同壽秘寶方藏於家君實子伯仁伯仁子敬之敬之子曰濟字公惠曰潤字公澤公惠子曰頤字孟頤皆克紹先業不墜益振先師易齋鮑先生嘗爲敬之作記於洪武歲辛亥國子助教清江貝先生嘗爲公惠作記於歲戊午周府長史六有呂先生亦爲公惠作記於歲甲子余爲公澤作記於歲乙亥以至士君子之詠譎凡所以發明同壽之義詳且盡矣歲戊寅余歸自西南夸孟頤復以記請余尙何言哉雖然余去鄉二十年耳昔之飛樓步欄重門周閣號稱甲第者已莫不莽焉榛蔓之墟問其子孫無遺類矣千百年之後又安知不高岸爲谷深谷爲陵邪有若蔡氏之堂樸而非陋儉而非隘世世保之愈久而加美者求之寰宇之內蓋渺矣況於一州一邑哉一州一邑亦渺矣況於一鄉哉祖宗之詒謀子孫之繼述若是余安得無一言以復孟頤邪且余先世與蔡氏居汴同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四

七

扈蹕南渡同來崇德又同先從兄主一翁嘗譜吾族今求譜於姪廣則亡矣余嘗積書於家今求書於子廉則已散失無幾矣而孟頤謙卑好學說友勝已者又拳拳焉請余記其堂敘其譜於先世所藏雖片紙不敢廢視吾子姪奚翅鳴鸞邪吾於孟頤重有感也孟頤父公惠余至友也公惠不可復見得見孟頤公惠其不死矣烏乎吾將戒子孫以孟頤爲法孟頤間余言願加勉焉能以愛己之心愛人則視人之疾無異於己之疾矣急於己人之疾緩於責人之報則人之獲其壽者日益衆矣豈不謂之同壽乎噫天地之德莫大乎生物仁恕之功莫大於活人天之厚於蔡氏者詎有窮邪是爲記

聽琴軒說

琴君子之所常御也古之人於其身之所接皆爲防範節度以養

其德而尤謹於聽蓋於視有文章彩色之觀於聽有聲音歌頌之節於言語有法度倫理之則於動容有儀文度數之制其所接者莫非天理流行之機其所入者自無非辟邪慝之累故物不能蔽於外而德有所養於內然其機之來也皆雜至於日用之間而生於應物之際或無所事於幽獨可肆之地則其心無所寓以爲檢攝繩約故其爲具獨詳於聽以致其謹然後動靜之端自相貫續而無須臾之間是故和鑾設於衡鑣珞珞施於步趨工歌不輟於享獻而警師不離於左右若是備矣而又無故玉不去身而琴瑟不釋也故曰琴君子之所常御也自道之衰所以爲防範節度之具次第盡廢聽古樂唯恐臥聽新音不知倦而古樂之亡久矣惟琴猶有古之遺聲而人往往有能傳之者雖律呂之制不知其合與否而其和平淡泊冲雅幽遠之趣猶有存者夫三尺之絳方寸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十四

五

之越引宮商角徵羽間作而天地之變化山川之流峙君臣父子之恩義人倫政事之綱紀動植品物之性情與夫放臣逐子之所悲切去婦孤嫠之所感激鏗然迭出其變無窮或渙然如陽之舒或愀然如陰之慘則其理之所寓亦遠矣喜怒哀樂之感動其心而好惡生殺之形見乎聲則機之應亦微矣故以躁心聽之者能使之釋以和以怠心聽之者能使之抗以武以愆心聽之者能使之淡以平以慕心聽之者能使之廣以適則其用之所見亦衆矣夫柔間濮上之音咬哇下俚之曲君子既皆屏之而不聽而古人所以爲防範節度者甚嚴彼有志於古者欲有以寓其心以爲檢攝繩約者舍琴則何以爲具而致其謹哉是以山林隱逸之士疇人靜者之倫每於是焉聽之亦庶幾古人所以養其德之遺意哉永豐鍾君某隱者也好琴因題其軒曰聽琴其子深省徵文於余

而余爲之說如此

拙齋說

拙者巧之反也巧者世之所趨拙者人之所棄余嘗究二者之得失而論之蓋古之人其本在於生人之具取足焉而止矣不求稱欲而過役其智也飲食取其充腹而已故汙尊抔飲而足焉衣服取其蔽形而已故大布博褐而足焉室屋取其蔽風雨而已故茅茨土墍而足焉器什取其贍用而已故冶金陶土而足焉樂取其達天地之和而已故比聲切律而足焉刑取其除暴禁非而已故明法慎罰而足焉政取其邊惡揚善而已故審令施制而足焉至若言取其道賓主之情而已故辭達而足焉行與事取其盡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之分而動靜云爲亦行其所無事而已故盡倫正躬勉德而足焉夫如是故其民相安於無事而並生於天地

乾坤正氣集

卷言十四

六

之間其道弊樸散人僞日滋務求稱欲而不知止足也遂以古人之所爲者謂之拙於是淳熬煎醢必求其味之美輕紉織縠必求其飾之麗瑤臺瓊室必求其居之華刻文雕鏤必求其制之異禮之敝至於便辟習熟而無忠信惻怛之實樂之過至於流蕩忘返而無和平淡泊之趣刑之失至於深文峻詆而無哀矜欽恤之意政之衰至於雜伯任智而無關睢麟趾信厚仁順之風夸毗咕囁從橫掉闔之辨作而要君證交賣友數倫敗類之行典而凡其所行事日趨於澆惡狙詐鑿鑿其本真劉琢其天性刈其大者使之細腴其厚者使之薄究天下之物不足以給竭天下之慮不足以贍角天下之人至於相與攘敝竊亂而不知紀極是皆世俗所謂巧者而其敝至於如是是則天下之患皆巧之所致而非拙之罪也其間或有豪傑之士鑒其禍敗苦其習之窮而欲反其本慈其

欲之過思復乎古於飲食也寧菲衣服也寧素室屋也寧陋器什也寧樸禮寧失之野樂寧失之淡刑寧失之不經而政寧失之疎畧言寧失之訥而少文行寧失之遲鈍而椎木徑情而直行一切美麗華異淫慝刻薄佞僞之類凡所謂巧者悉推以與人而不與之校而唯拙以自處及其至也天下之人莫不受其敝而已獨高拱而無事由是而觀是拙者未嘗不爲巧而巧者未嘗不爲拙也是拙者可以爲巧而巧者雖欲爲拙不可得也嗚呼拙者有餘巧者不足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爭拙者平巧者擾拙者寧其弗信矣乎延陵吳君克讓以拙名其齋而徵文於余克讓名將之子生而富貴又聰明而有文章其才與力皆可自致於巧以馳騁於世乃恥之而弗爲而取其所棄蓋亦所謂豪傑之士志乎古而反其本者故余因爲之說以贈之以發其意云洪武壬戌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四

七

冬十一月也

憑虛子說

都督馮公少讀蒙莊之書而說之自號憑虛子年旣壯而德愈盛位旣崇而行亦尊明乎性理之學而實踐憑虛之號自若也或者疑問於愚曰莊周之所學公之所自號可得而聞其說與愚應之曰老聃去仁義而言道德蒙莊其流也愚未嘗學其學固嘗見其書而識其說之一二焉耳夫憑虛御風非神仙不能周之言曰列子御風而行冷然雖免於行猶有所待也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惡乎待哉則憑虛御風亦有間矣何也乘天地之正者實無所乘也御六氣之辨者實無所御也斯謂之憑虛也有所乘有所御則有所待矣憑虛無所憑也無所憑無所待也無所待以遊無窮也其爲至人乎公號憑虛其以此乎曰夫天下仁義

以治之夫兵仁義以行之天子命大將軍帥師三十萬平南蠻三十六部公實佐之以成厥功可謂奮仁義之勇者矣奚取乎去仁義而言道德之流號憑虛以求神仙哉曰周之言皆寓也公之號亦寓也公以道德仁義爲體用之實而猶寓意於神仙者不有其功不淫於富貴故也且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者周之所與亦公之所與也決性命之防以饗富貴者周之所鄙亦公之所鄙也公豈亦學其學者有其言以契於心而說之耳抑周有言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公其傳說與雖然傳說進於王之言公所知也積於厥躬之道與周之所道公能辨之矣夫令名德之興也公有令德則有令名奚庸疑於其自號問者唯唯而退故序之爲憑虛子說

嘉瓜說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十四

六

或有問於余曰瓜並蒂而實者此何祥也余應之曰非和無以同天下之心非同無以成天下之事故申叔時曰民生敦龐和同以聽夫物之齟者瓜也乃異實而共蒂也其感於和同也歟且艮爲果蓏卦之象也姤之九五以杞包瓜爻之象也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此吾夫子釋卦之辭也上下之遇曰相求也處高體大而可以包物者杞也美實之在下者瓜也尊居君位而下求側微之賢以至高而求至下猶以杞葉而包瓜此程子釋爻之辭也其在洪範曰庶草蕃廡曰百穀用成者無非所以明夫天人相感應之理也和同之感應之於瓜厥有故哉問者乃曰以子之言其故可得而知矣瓜生於彥智氏之圃者三年彥智爲州幕官於西南夸者九年聖人視四夸猶中國天下之和同也彥智視民猶家一州之和同也異實共蒂之物產於茲土

也不亦宜乎彥智賢才也州幕官下位也以賢才而居下位不猶美實之在下乎處九年而安之時止則止也及三考而陟之時行則行也時止則止靜不失其時也時行則行動不失其時也其道不亦光明乎茲行必有遇矣又作而歎曰噫佳祥之應和同之召也和同之應君子之兆也愚何幸聞造化之妙也既已因敘之爲嘉瓜說云

劉仲和字說

吳氏婿騏自京師走萬里謁余西南夸因致其友劉仲和父之言以字說請仲和名庸吾郡醫學正科天然翁子也居京師儀鳳門外以善醫稱於人夫男子二十曰弱冠冠則賓字之辭而祝焉仲和年已強壯且不遠萬里而願有申其說意亦廛矣志亦篤矣余雖不敏其何敢辭乃爲之說曰天地之氣不和而災沴生焉人身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四

九

之氣不和而疾病生焉雖天地之大不能無待乎燮理況一身之微詎能無賴乎調攝邪最爾仲和父天人一體也醫相一理也保天之和受天之祉也勉乎哉抑嘗聞之秦有名和者古之良醫也其言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聲徵爲五色淫生六疾觀其言信其爲醫之良也已有同乎其名有得於其言乎得其言斯得其術矣苟不得其術而徒有其名君子奚取焉勉乎哉雖然和未必知道也董子云遠近莫不一於正亡有邪氣奸其間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正蒙云不如野馬網縕不足謂之太和中庸云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噫余之言念天人者不可因之以求董子之言乎正蒙之言狀道體者不可因之以求中庸之言乎中庸之言至矣以德行言之曰中庸以性情言之曰中和也必戒懼而存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必慎獨而有發而中節之和必推而極

之而天地位萬物育仲和血氣方盛苟思其名若字之所謂庸所謂和者而俛學焉聖賢可希也醫和云乎哉余老矣竄伏遠夸孤陋已甚所以告仲和者如是止耳凡縉紳先生號能言天人者莫不在京師尙以余言質之

祭西平侯沐公文

維洪武二十五年歲次壬申八月庚戌朔二十日己巳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程本立謹以庶羞清酌之奠載拜頓首敢昭告於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西平侯沐公之靈嗚呼西南之夸去中國甚遠漢唐能郡縣其地而不能以中國之治治之元以夸狄治夸狄固無足論也至於我朝政教彝倫同乎函夏自生民以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固莫非聖人神化之所及亦莫非我公撫之以威惠之以德所致焉蓋天旣命聖人開亘古所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四

三

無之太平豈不命賢豪爲聖人之佐以成亘古所無之大業乎夫惟古之賢相爲能鎮撫四夸惟古之賢將爲能拊循三軍然求其如我公得夸狄之心而夸狄樂爲之用得士卒之心而士卒樂爲之死者則未見其入也是以公之生也被其澤者不自知其樂公之沒也懷其德者不能己於哀而況某奔走聽命於下執事者乎雖然某率夸人拜公之柩而哭之者又豈一人之私情耶爲天下生民慟也公其鑒之嗚呼哀哉尙享

黔寧昭靖王廟碑

有非常之遇而後成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而後享非常之報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也是故湯之興阿衡聘於莘野周之興尙父載於渭濱曰漢曰唐曰宋有所興必有所遇者矣然而義則君臣親則父子若我大明皇帝之黔寧王者未之有也何其盛哉王姓沐

氏諱英字文英鳳陽定遠人八歲而孤遭元末大亂屋室燬於兵
隨母逃難母亦病歿惇無所歸謁上濠梁上爲惻然與孝慈皇后
撫之爲子賜姓朱氏上卽位金陵建元洪武始詔復王姓王天養
忠孝厚重簡嘿雖在髻亂不樂兒戲年十八爲帳前都尉由都尉
爲廣武衛親軍指揮使改廣信衛親軍指揮使拜僉大都督府事
陞同知大都督三十有三爵封西平侯授以鐵券賜號開國輔運
推誠宣力武臣階自昭勇將軍鎮國將軍至榮祿大夫勳爲柱國
以都尉守京口以指揮使守廣信節制甌閩以同知大都督鎮撫
關西皆有威惠天下兵馬實大都督府總之在府七年裁度機務
舉無畱滯稱上意焉一從大將南征獨取鉛山下崇安翦陳友諒
拔閩溪十八寨遂定閩中一從大將北征出古北口獨克灰山全
寧高州過驢駒河擒元知院李宣俘男女萬口一爲征西副將軍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四

五

總京畿兵伐川藏抵崑崙山俘男女亦萬口馬五千牛羊十三萬
闢地數千里一爲征西將軍總京畿河南陝西山西諸軍征朶甘
之地降其僞萬戶乞失迎夸其部落平納鄰七站之地擒洮州十
八族蕃酋曰汪舒朶兒只曰阿烏都兒并其衆二萬獲馬牛羊二
十萬一總陝西兵出和林略以集乃路自寧夏歷賀蘭山渡流沙
擒元國公脫火赤元知院愛足俘其全部以歸天下已大定而梁
王柏匝刺瓦爾密實元之遺孽恃雲南險遠執我信使納我遁逃
上命穎國公傅友德爲征南將軍王爲副將軍率師三十萬討之
旌旗蔽江而上自辰沅陸出羅鬼普定普安皆下之苗蠻犵狁迎
降恐後循格孤山之南出奇兵襲畢節擊可渡河皆克之柏匝刺
瓦爾密遣其司徒達里麻以精兵十萬拒我師於曲靖王曰彼爲
我師罷於深入未有虞心及其無虞心乃可破也於是倍道進師

未及白石江忽大霧四塞衝霧及江而止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大驚以爲我師飛至因擁兵陳水上傳征南亟欲濟師王曰未可別遣一軍泝流潛渡出其陣後鳴銅角樹旗幟爲疑兵山谷間達里麻軍欲亂王乃趣師濟江以猛而善戰者先之長刀蒙盾斫其軍而奪之氣却數里而後敢陳我師旣濟整列而鼓礮聲震天地戰數合王縱鐵騎衝其軍遂大敗之生擒達里麻俘甲士二萬馬萬匹死者橫屍十餘里柏匝刺瓦爾密間達里麻敗遁滇池島中先縊其妃而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父老爭出金馬山焚香遙拜以迎王師王入鄯闡城市不易肆收梁王金印并官府符信圖籍撫其民洪武十四年冬十二月也自秋九月出師至是百日雲南平分兵下烏撒得七里關以通畢節略建昌激江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洱海次第皆下大理城倚點蒼山西洱河爲固南詔皮羅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十四

五

閣新築龍首龍尾二關號險要王自將取之土酋段世聚衆五萬搯龍關牢不可破王以一軍付裨將夜從間道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而上立我旗幟遲明彼軍驚亂王策馬渡河水及馬腹將士隨之斬關而入彼軍腹背受敵遂潰拔其城擒段世脇從者悉縱遣之分軍下鶴慶麗江收三營砦破石門關略永昌由是西蕃車里平緬相率來附雲南平以幅員之廣分烏撒以東越壽以北皆隸四川餘列爲郡邑凡府州縣宣慰司長官司一百八籍其見戶七萬四千六百設官以治其民立衛以守其地烏撒東川建昌謀變王還與傳征南合攻下之并克芒部斬首三萬級獲馬牛羊數萬計王師已東鄯闡諸蠻部乘之以叛圍城二十萬衆都督馮誠以孤軍固守伏強弓弩於埤賊近輒射之往往應弦而斃伺賊怠則出擊之賊不敢卽攻城王將銳兵一萬赴援至曲靖遣一健

步懷檄入城約爲內應爲賊所得詰之賊皆錯愕轉相告報解圍
脅遁王旣入城賊散走安寧羅次邵甸富民晉寧大棋江川諸山
猶據險立柵悉分兵殄滅之斬首六萬級生擒四千諸郡復定奏
聞上大悅詔傳征南班師王畱鎮雲南辨方物以定其貢賦視民
數以均其力役疎其節目以寧便其人麓川之外有國曰緬車里
之外有國曰八百媳婦皆請內附在鎮十年得上恩賜悉送官府
以助軍費凡遣將討賊者六通寇集浪穹鶴慶劍川輒相應爲亂
遣大理衛指揮使鄭祥掩而殲之平緬叛結砦於馬龍他郎甸之
摩沙勒遣都指揮使寧正擊破之斬首千五百級東川蠻叛據烏
路山爲砦山極險峻上下三百里遣甯正帥雲南兵與京畿大兵
相爲犄角討之賊已降復有貳志悉平之越州酋阿資叛遣甯正
討之殺火頭弄宗等五十九人俘男女馬牛羊皆以千計阿資母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十四

三

出降教化三部不供租賦遣臨安衛指揮使王執討平之普安酋
密卽叛遣貴州都指揮張泰擊破之自將討賊者四廣南特磨道
未附自將討之酋出降廣西阿赤部叛自將討之誅其酋曰者滿
曰矣情俘男女五千口平緬以三十萬衆寇定邊自將兵二萬討
之與寇對壘以輕騎三百當寇寇出萬衆乘三十象以戰一戰而
殺寇數百人獲一象以還王曰吾知賊不足破也明且寇集衆驅
百象以陣象皆背負欄楯左右以大竹筒置短鎗其中乘以標之
勢恃以張王分軍爲三馮誠領其前甯正領其左都指揮同知湯
昭領其右乃下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者一軍必盡賞
退而斲者一隊必盡戮於是鼓而合刃機發箭鋒星流煙飛雷擊
電走象皆驚北寇之勇而力者曰昔刺亦殊死戰我左軍小却王
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左帥之首以來左帥遙見一人拔刀飛騎而

下麾衆復前王責戰益急三軍大呼而鑿不移時寇大敗斬首三萬級俘萬人生獲四十六象餘象被矢如刺蝟以死渠帥刀斯郎埋亦被百矢殪象上餘黨走死百無一還自是平緬歲入貢賦不復反矣阿資復叛自將討之擊於補衝殺獲其衆殆盡阿資僅以身免方搜捕山間俄有旨諭王還鎮以前軍僉都督何福爲平羌將軍甯正爲參將代領其兵阿資遣其子詣王降王請於朝立衛越州鎮之遂罷兵歲較屯田所入增損以爲賞罰計遠近墾田至九十七萬畝以滇池未流淺狹霖雨汎濫瀕池之田不可以稼乃督萬丁自池口入渠濫川中浚而大之無復水患通鹽井之利以來商旅選凡民之俊秀與諸酋之子弟入雲南府學朔望或賜之飲膳歲時或賜之衣服又命行鄉飲酒禮於學民知尊長養老而興其孝弟矣二十年十月王入朝上宴之奉天殿賜黃金二百兩

乾坤正氣集

卷首十四

書

白金五千兩繒綵百鈔爲貫凡七萬五千以西南之人安於王也復歸之鎮初王畱鎮之明年哭孝慈皇后三日不食踊慟幾絕及再鎮之三年哭皇太子號慟失聲飲食爲少一日暴薨二十五年夏六月丁卯也享年四十有八官僚士庶胥吏卒伍繒黃髻白莫不奔號其門泣語於路訃至京師上哭之慟不視朝一日自爲文遣禮官往祭命嗣子春奉喪以歸詔發兵護喪出境所過衛府州縣設祭如禮柩出金馬山送者萬人蠻夸酋長哭之盡哀喪至自雲南詔封黔寧王諡昭靖三代考皆黔寧王妣皆黔寧王夫人冬十月庚午以王禮葬江寧縣長泰北鄉觀音山之原自喪歸至葬上遣使祭者三皇太孫親王遣使祭者再葬之二日詔春襲西平侯爵嗣鎮雲南賜白金若干萬兩明年太常以大牢祭王功臣廟而雲南父老諸酋首合辭願立廟祀王守臣奏請上許可之又明

年廟成父老諸酋請本立紀王勳德刻諸廟石嗚呼自宋靖康之亂□□□□百五十年而極於元矣□□□□□□□□天命我明掃除滯濯永清四海以承大統於是賢豪並出輔成帝業至於西南六詔之地一變而爲華夏之俗非斯民之大幸與王之治西南也以威武定其地者功若速而事反易以德化洽其民者事若緩而功則難論者謂唐李西平不特良將乃良相也王其人乎王於濂溪周子之太極圖橫渠張子之西銘西山真氏之大學衍義皆尊信而講明之至以太極圖與晦菴朱子之白鹿洞規刻之於石立之雲南府學則漢之功臣有所謂木彊少文不學亡術者得不愧於斯乎蓋非聖賢之學無以爲大施設之體非將相之才無以爲大蘊蓄之用王能體之以聖賢之學用之於將相之才宜其過人遠矣雖然向使王樂生無事之日其所遇所報安能始終

乾坤正氣集

卷言十四

五

若是哉故曰天也夫高莫高於山嶽大莫大於河海本立才劣辭陋涓埃奚贊其萬一父老諸酋思之也哀請之也至輒不自揆謹按王行錄述之系之以詩詩曰上帝有赫降命我明驅除□□以開太平乃授以臣乃賚以弼龍興雲從日出燭息勇奮其力智角其能焯有聲烈則維黔寧黔寧始生生元之末熒熒稚年天其我割匪日割之實將啟之維后母之長試以官帳前都尉廣武廣信指揮兵衛皇曰汝來汝績其凝爲朕腹心爲朕股肱朝夕事朕僉大都督繼陞同知累階榮祿柱國惟勳西平是封建侯襲爵崇德報功鐵券丹書金匱石室子孫保之世世無斃既平南粵既定西陲北滅□□威行四夸惟彼西南古之六詔元有遺孽阻我聲教皇曰西平爾副征南彼蛇彼豨爾劉爾龕樓船蔽江師三十萬乾旋坤迴山擘濤溟悠悠牂牁峩峩格孤羅鬼犵狁我而蘇彼昏

不知擁兵曲靖敢遏我師罔畏天命我師其行如霆如雷大戰白石手縛其魁載厲我兵載秣我馬直入滇池如裂其瓦元之遺孽破卵覆巢父老歌舞迎師於郊段世亦擒罔有不服班師振旅獻俘授馘摩步施順望裸茫河尋傳漢裳婆羅秦婆烏蠻白蠻東爨西爨穿鼻長鬃黑齒繡面麗水金甌朱提銀流白雉孔雀馴象西牛一百八區三十六部七十城門八百媳婦版圖旣入職貢是修大開明堂萬國來朝皇曰斯民悉朕赤子一視同仁無間遠邇詔汝西平其鎮撫之以燠其寒以飽其飢西平奉詔稽首以拜夙夜兢兢罔敢或懈拊摩吹煦於懷之咳其夸蘊崇於田之萊于羊于狼以膊以磔于稼于苗以膏以澤以興學校以敦詩書農隙講武夏禮變夸夸人有言我亦人類遠於恩化弱肉強噬今也奚幸昔也奚辜子有其父婦有其夫夸人有言我柀我贏西平舖我西平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四

美

緒我西平日吁茲豈在予維皇之命維皇之謨天胡不仁奪我父母辨踊而哭匍匐而走九重眷注一日哀聞驚動輟朝諭祭以文數備禮登有誄有諡王以黔寧侯其冢嗣黔寧始薨人莫不哀嗣侯旣至人莫不懷江寧之岡有鬱其兆夸人不忘滇則有廟金馬左立碧雞石昂千萬斯年以祀我王

夏節婦傳

節婦顧姓吳典之璉市顧輔辰女也幼敏慧勤女工年二十一適秀之鳳鳴里夏子昭相夫治生克盡婦職善事舅姑年二十七生子信纔四歲其夫與姑相繼而沒居喪盡哀竭力營葬事終三年喪舅使人諭之曰吾自有子能養吾亦能撫汝子汝宜自處泣而謝曰妾聞烈女不更二夫舍此將何之父母亦使人諷之曰汝舅老叔能養也汝子幼叔能撫也人生幾何汝毋自苦也答曰吾身

爲夏氏婦吾知奉吾舅撫吾子盡吾職而已豈有他哉諷之屢終不易辭人知其志不可奪不可復言娣或傲待之愈和娣亦化之由是家庭之間孝弟藹然也旣十年叔亦亡視孤姪猶己子又七年舅與娣姪俱亡獨節婦母子備嘗艱苦保其家不至於覆墜今節婦年五十四信年三十一矣其比鄰有朱節婦者朝廷已旌表其門復其家而夏氏之事獨未上有司之失也史官曰去古旣遠民風日媮人欲熾而天理熄矣今二節婦聯芳並耀於鳳鳴一里巷中天理之在人心者豈終熄耶是宜旌之以扶植彝倫爲世道勸也嗚呼女子之從人猶臣之事君也不幸而遇患難當死生以之是故從一而終婦之貞也不事二君臣之忠也然則世有拜口乞生望敵先遁之臣聞二婦之節者其亦知所愧也夫其不知所愧也夫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四

毛

朱節婦傳

崇德之梧桐鄉鳳鳴里有節婦方氏與夫朱原震生一子未晬而夫死節婦年二十有八自誓不再嫁以教養其子冠而成人鄉里識與不識皆稱之曰朱節婦人生天地間所以異於禽獸者貴有別而已五常之道皆由是而出焉故衆卦生於乾坤王化始於關雎此聖人立極之大意也女子從人者也夜行則秉燭下堂則有傅男女衣服不同梳架飲食不共宰器筭珈鑿鑑禕翟絺綌咸有式焉史有箴女有訓所以革其蕩心而申其別也旣嫁夫子則從夫子夫死則稱未亡人先王制禮如是其嚴也然牆茨之刺屢興於壺寢凱風之詩每歌於閭巷桑間濮上終然亂雅三代之時已如此矣况當元之季年風紀爲之大壞而朱節婦素非圭鳥之胄固未嘗夙膺成訓者也不幸盛年遭人倫之變感激矢心不爲血

氣所使而能自拔於流俗堅剛松柏之操傲霜雪而後凋真女子中之特立獨行者豈但失節之婦聞此而慚惡世有士君子身不離先王之法服口不絕先王之法言而爲移座客之行者聞朱節婦之風亦可稍知愧哉其子焯讀書孝謹恐泯其母氏之德也求當世大夫士爲文章歌詩以貽於後王蒙遂爲之立傳而繼之以詩詩曰梧桐鳳鳴千秋來下夫死不嫁惟朱節婦鳳凰梧桐和鳴嚶嚶鳳死鳳孤巢有鷺雛雛之鷺矣鳳單而哺竹實不實孰啄孰呼雛鳳旣成五采其翩翩翔於漢惟鳳之德卓哉節婦行冠姬姜載汎柏舟中流湯湯髮彼兩髦實維我匹矢死靡他爲婦之則嗟嗟夏姬亂者數國顏如舜華迺婦之媵鳳兮鳳兮千載見之庶敦薄俗作此頌詩

思貽齋銘 金華張彥熙氏有齋曰思貽今爲經歷雲南承宣布政使司

乾坤正氣集

卷言十四

天

人有子孫無不愛之惟其愛之必思遺之子於父母宜無不愛父母雖沒思貽爲大子孫何遺厥謀則難勿遺以危惟遺以安父母何貽往者不復貽以令名勿貽羞辱惟善不善在思不思苟能思之不差毫釐思其令名爲善則勇思其羞辱不善則恐記禮有經訓言昭茲張氏純孝齋名思貽曰昔父母以安遺我我其爲善曷云不果始以將思終以果成如泉之出如木之萌木之欣欣泉之混混豈惟顯親亦錫其允擇而固執止而不遷舜徒孳孳回也拳拳我銘其齋匪張是美凡爲子者視我銘只

跋平軒卷

處天下之事莫如平內而平其心外無不平矣然公則平私則險君子小人之分公私平險之異爾上虞施改之氏昔嘗仕於時名其軒曰平其能公而平者哉今其孫謙持卷蓬萊驛謁余文余非

能以文鳴不平者姑與之論平謙謝曰得吾大父之志矣誦書之故書

跋三友圖卷

王山農所畫梅固多見之此圖作掀蓬尤佳筆也顧雲屋松高士謙竹固不多見今觀二圖足配掀蓬矣姚江陳履初合三圖爲一卷命之曰三友夫友也者友其德也植物奚取焉然三者之於植物猶君子之於衆人也惟知道者能識之若履初者可謂善取友者矣畫云乎哉洪武歲癸亥春三月余使越上故人趙搗謙氏持卷索韻語以公事未暇也姑書是以歸之

御史箴

此本元張文忠公所作公爲都御史時有取焉爲添如鑑之明如弦之直兩句以補其不足云

太微執法御史象之周官小宰則維其司耳目之寄綱之紀之爲其舉措休戚繫之爲其邪正善惡隨之激濁揚清時汝之休吐剛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四

无

茹柔時汝之羞毋玩法以偷毋怙勢以讐敦我彝憲時汝之尤毋
敵敵沽名毋庸保祿毋毛舉細事毋蝟與大獄剛果正直神介
爾福陰賊險狠天厚其毒于氏父子世尙其賢亦有延年蓋父之
愆持斧作威幸寵一時冤魂塞路持此安歸有鐵斯冠有朱斯衣
德不稱服中心慙怩神草指佞神羊觸邪顧忌畏避汝之職邪勁
松不屈鷲鳥無朋如霜之清如鑑之明如弦之直如衡之平不幸
遇患亦全令名既銘汝前實銘汝心敢告司僕敬哉斯箴

明劉 璟著

涇縣潘錫恩校

紫芝山房詩序

可以仕可以隱聖人之事君子之當務也君子之心豈不欲揚於王庭使仁義字乎上膏澤被於下哉隱者蓋不得已也或其時之未至則韜光育德以俟善價所以從容仁義必有其道似不汲汲以求售也今工部尙書鄭公未遇之時居閩之建甯築室於芝山之下因名曰紫芝山房若終身焉他日以選舉繇泮庠登進士第授監察御史以清慎見稱出佐藩閫劇務理而民賴以安由是知其蘊積之厚見於行事不露聲色而各得其要也曩者見公於館囑余爲詩嘗爲之而不工未敢以獻也後數見公於京而匆匆不及言余將以爲任大責重縈掛思慮有不屑於此也近公以事來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五

中都予以卧疾弗克迎謁僚佐盧廷綱來道公意仍以詩爲言又知公之未嘗一日忘其所謂紫芝山房者豈非以其舊日道義之積源委於是見於今者乃其用也芝太平之祥也王者德及昆蟲草木則芝草生故四皓茹芝於南山今聖天子在上公之遭遇豈四皓可與同日語哉既序其畧復系之以詩曰閩中盛陽和隆冬若初春所以紫芝山秀氣常氤氳禎祥有餘滋生賢如甫申築室山之中芝生鬱輪囷讀書慕古道入仕非爲身要將聖賢意淑此當世人一麾守雄藩已見康斯民於今贊帝王任重事愈殷況當盱食秋忠心益勞勤藝事陳遠猷黼黻昭三辰濟濟進及旰粥哉善人隣於焉歸舊居猿鶴迎鑣輪洋洋紫芝歌永久鑄蒼珉

送盧奉祠還天台省母序

詩不云乎有馮有翼有孝有德蓋上者擇臣必求孝而有德之人

置諸左右養其仁厚之心消其邪僻之志於以感格神祇臨長衆
庶承天休而儀表於四方也府屬盧公廷綱天台人初以茂材達
於天官授府奉祠蒞官供職澹於勢利樂詩書而好文學頃刻不
自暇故詞翰尤精粹有母居故鄉年且邁欲輿致就養其伯氏以
其遠弗忍捨故不克遂其志每念之未嘗不嗚咽流涕心神飛馳
也久之王知其爲人乃試以事觀其設施每出人意表內外皆賢
之旦夕侍講幃幄出入惟謹暇日與余語恐其親一旦有不可諱
則抱終身之戚雖欲竭所事其如方寸亂何或不幸而涉於此雖
人不我棄我則棄於人矣其若之何乃以情告於王王憐而許之
使歸省其親而復來戒車馬有日矣僚友榮而祖之爲歌詩請予
爲序余惟人之患在於無德無德莫大於不孝孝德備而才器稱
之君子哉然後達於王庭取其有諸己者施於事則義理具而時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五

二

務諧矣夫人之於孝猶水木之本源也豐其本則枝榮淵其源則
流滋人篤於孝則立身修交友信居家理爲邦治上而君王下而
百執事暨於民庶舍是則無以爲人故聖明之主雖內行無歉乃
不自滿假必求孝德之人以爲輔翼交修不怠治於己者愈嚴則
化於人者愈廣孝道孚而天下平矣若廷綱之才美篤志孝慈於
此行見之今以榮歸故鄉登堂拜母親友畢集錦衣晝里爲人子
若此又何拘拘膝下而爲孝耶廷綱勉之事親如曾子作人如周
公古人以爲可耳不其難乎願無足其所已能致力於內而不務
於外猶長日加益而人不覺其所以然者異日馮翼之功著於邦
家孝德之歌被於絃誦則吾不舛所望而爲知言矣

送鄭子英知龍泉縣考滿復任序

漢民之歌曰載其清靜民以甯一予嘗欲於時輩中求識此義者

與講明之未得其人也吾括有屬邑曰龍泉世傳以爲歐冶鑄劍之所因以得名其山川秀麗人多智能治得其道則易不得其道則難雖然豈其一邑獨然哉爲其邑以最全者雖不乏人以殿黜者亦夥常詢其故而方之猶登太行駛巫峽車堅馬強舟楫完固者則若履康莊泛安流也利劍之遇盤錯人才之理難事亦繇是也曩余因告歸展省其邑人有過我者曰吾邑之尹曰鄭子英甫河南鄆陵人也蒞政已二載許常以廉靜奉身以簡當馭事期會集而公務理吏不能有所擾他無所作爲而民得息肩訟庭省譁聒如牛馬走輦皆沛然遂其樂生之心其聖天子之德與抑亦尹之能與應之曰天子之德實然尹蓋深知聖意能奉宣而得其道之要者也客去吾固願見尹而不可得今至京師尹上計考於天官稱職復任謁告歸故里省二親與會於葉廷鎮之寓軒觀其儀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五

三

止敦厚因問之曰尹以何事治民而得譽若是乃遜詞無所答固問之對曰民本無事僕安得有事焉余益有感於衷乃作而言曰善夫無事之能安民也是知理者必以無事爲主則欲不見而心不妄動簡以馭繁誠以服人斯其物也使有民社者皆如是民其有不安者乎漢民之歌信不誣矣夫興禮樂致雍熙亦必自清靜無事始惜乎漢民不能宏闡之於前也尹尙加懋之哉使一邑爲衆邑或以副聖天子視民如傷之盛心願莫大焉坐皆稱善廷鎮暨某等遂請次其言以爲尹贈且爲他日考績崇秩之張本也

送羅公任歸省序

丈夫處世不仕無義仕而豈能人人遭際奇遇如虞卿范雎之於秦趙公孫宏朱買臣馬周輩之於漢唐者哉故必積功累年勤勞久遠以漸而升者乃常事也或時之未至則屈於抱關委吏者往

往有之然有志之士恒修其在我不以崇卑貧富易吾操也羅公
任氏世爲江西南昌人力家事餘暇讀聖賢書事父母盡愛敬因
其家有園池之樂凡故人親友必極力招致以娛悅之使父母不
覺其勞如古人所云者與其兄居友于尤篤家道睦於內誠信著
於外其州里朋友皆無異辭絲生屢赴京師以其聰明見知天官
留試簿書於是修己愈益慎奉公愈益勤歷三年無滯事考功以
最稱視其才固綽然有餘也行將超擢矣乃憇然念其親之在故
鄉定省疎曠泣而請於所司意以爲奉親之日有限報國之心無
窮也得告以歸戒舟楫有期矣僚友諸彥咸惜其別爲詠歌篇章
道情思進箴益以壯其行余同邑葉廷鎮氏以相從之久爲禮義
交尤稔來請余序其端余惟仕則慕君既仕矣而能慕父母者古
人所難況當進超名利之際乎惟其中有所守故不以造次變遷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五

四

必盡夫天理人情之至者而不苟焉耳公任年方壯學日廣意其
他日所成就不止於此蓋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者古今之通誼也
尚其勗哉

竹隱集序

隱以竹名取其節也虛中修幹柔枝翠葉歷霜雪而不悴竟歲寒
而晚凋與松柏同其操非有節能如是乎炎蒸鬱隆溫風如烘入
竹而清且涼如善之化不善忘其初之謂狂節之時用大矣哉士
有饑不得而食寒不得而衣蒲輪束帛輿馬隘閭巷節使趨門庭
銜之以千金之賜懷之以通侯之印甯死而不爲屈壯哉節乎隱
者慕之推而達之見用於朝廷安人濟衆託孤寄遠臨危制變惟
義所通而不可奪出處雖殊其爲節一也士君子立身行道不見
知於人而不求人之知閒居獨善乃取則於物之無情可以寓吾

理者而不於人乎取之抑爲輕世歎非歎抑有得於心之適歎抑可比德而尙友之歎徐生仲成結屋於鶴山之巔樹竹環四圍誦詩讀書於其中以淑其身而不求人之知蓋尙友於節也又以平日所得於心之適者形諸詠歌名曰竹隱集故爲之序以最其志生其勉之

延慶堂後序

君子之長國家者必周於天人之理積善垂訓致其福於後昆也人之智愚不同而欲其子孫福胙祭祀不輟則同也君子知其然欲立身也正事君也忠養民也惠使民也義不爲炫耀表暴致飾於外必恭謹省察積集於內不獨善其身必著其嘉言善行以爲後進法善裕而福延於子孫則爲之餘慶慶者賀也故君子積善而受福人心悅之而以爲賀之人心之同於善也君子必因心之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五

五

善以合乎天之理故天錫之福而人悅之所謂同於天人者也君子長國家者務此道也小人反是故君子積善垂訓可繼者已也後人能嗣守不輟者天也君子之子孫象賢而受福者慶也人心以爲善也喜其善之及人可以爲賀也小人或得福幸也幸難繼也人之心不以爲善也莫可爲法以及人奚可賀也君子必積善而受之以正合乎天理人心之所同是以澤流子孫可以爲法可繼而久也豈不可賀也耶予讀前春坊汪先生延慶堂記及其命名之意知積善餘慶之驗也徽之績溪汪氏自唐越國公諱華者始盛至宋諱某者仕爲御史大夫累代文物相承積善力行本支甚繁衍也今幾世孫彥忠又孜孜於善求言講學慎擇之不怠富而好德居鄉里處宗族以善自安必將永於後也春坊之名其堂也實稱其文意敦雅惓惓於善而歸於誠服其言蓋所以延慶

之物也遠府殿下賜詩以美之趨尙深遠期以永久未易以片言幅紙頌而盡也若汪氏自越國而下爲世凡幾十爲年凡幾百累世爲善出處之際必有版載惜乎余不得而詳觀也紀善陳某過余求言以廣其意讓不克乃爲序於後而系之以詩曰積善成名其慶繩繩君子之孫厥德有馨富而能謙惟善是承古訓是稱格言是徵允矣春坊博哉其言事物之理就爲善先洵美仁王樂善推賢與人爲善已實有焉汪氏之孫越國之裔學問進修用永厥世擇善思誠春坊之訓受而實之天人斯順仁王之詩詩禮昭昭拜嘉服膺延慶遙奕奕龍山迢迢夥溪君子之孫忠孝是躋仁以爲家義以爲踪積正不息仰止以齊肅肅君子邦家之幹秩秩大猷斯屏斯翰勗是後昆善以爲冠善以爲慶於赫有燦

狂夫傳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五

六

狂夫者不知何許人也性好讀書放浪山水與好事者縱飲忘形大言造元奧雖有識之士亦不能窺其淺深常時與人交則諄諄見誠實言行相顧能陰陽地理之術其取用與時輩不同驗於休咎昭昭在人耳目間豈所謂狂者與他日從予游有執易以問者曰先生善易者也因發卷得艮卦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先生以爲何如乃率爲之言皆不蹈常襲故而洞契不言之妙或以爲神授先生遂直以此自任人皆謂之狂夫乃怡然受之曰此固善名我者也乃益肆其狂嘗袒腹跳叫曰古之狂也直吾豈媿於古人耶兒合不以談希言順鴻濛耳目口三寶固塞勿發通是豈知道者哉吾固發之夫天地鬼神之秘不可得而言亦不可不言也使皆不言則小子何述焉人有就之者輒避去不交語或不意扣之則又極言無隱雖皆知其爲有道之士然卒

莫能得其要領因以狂夫著其名或言狂夫天台人姓王氏浪跡
歐括間狂夫不爲人言竟不知其果然否也贊曰楚接輿之流尙
矣如狂夫者其遺世絕俗而爲之者與

樂緩齋記

世之緩者非一途人皆目之以迂衆人非之而不易其所操者其
自得者與其見利不惑者與客有好古博雅褻衣裳冠趨中律呂
言法典謨非樂不作非禮不居射利後時屢空宴如人皆以爲不
足而已獨謂之有餘常據緩而自樂揭齋顏而特書誠不能疾行
而爭先甘後塵以徐徐以安處而忘勢以緩步而當車他日參龍
先生連軒結駟騶從繁夥過其門而式焉客方晝寢聞先生至起
而求衣乃鞞乃履乃紳乃冠舒舒出而見焉參龍氏之從者慍而
言曰夫子遊海內歷國都上者君王次卿大夫未嘗不折節擁書
乾坤正氣集卷三十五

七

執羈先驅誠尊夫子之德義甘至道之雋腴今彼何人獨處窮廬
謀不足以經國智不足以耀軀而夫子乃徘徊按節若有求於彼
者何歟蒙竊惑焉參龍先生拂袖而笑曰若所謂寶珠玉之潤澤
而不知菽粟之可以充饑而引齟也若徒見吾之榮榮燿燿豈能
絮其百得而不足以償一失哉若客之道所謂日月計之不足歲
月延之有餘豈若之所及也耶客姓錢氏字尹仁以樂緩名者其
齋居也爲之記者谷府長史劉仲璟也

蒙泉生記

山下出泉靜而清人性之理其猶是乎錢生貴善自名曰蒙泉生
予訊之曰蒙以養正聖功也今子名是其亦有志於聖學乎生曰
走也有志先生悉之乎否也予曰子旣名其名而不悉其義徒爲
園之檀乎其將以觀美而炫外乎生曰走侍公非一日非信宿矣

竊慕高誼故惓惓以請益也走蒙也蒙蔽昧不通之象也夫易之蒙山下出泉泉爲山所蒙而不能自達猶人爲欲所蔽而不能自克聖人導之以道用刑人脫桎梏而底請道焉功用大矣哉予聞生之言知其有所發也危坐不應生亦頴悟遂拱手再拜徐趨而出過石頭城下登江東之橋縱目極覽觀波濤浩瀚之勢恍然而返曰泉之所出豈山能蒙之哉僕受教多矣予嘉其志遂爲書之

玩雪軒記

人以血氣食色之軀不能無情繇是而玩好嗜欲不能絕亦其宜也昧者縱慾貪飫侈靡放逸惟情之殉而不知止乃有以其所欲喪其所以欲者不思甚也惟君子爲能約之故取寄於清淡無情之物以爲玩好久則情與習一私欲消而天理純矣孔子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後之君子有以愛蓮愛菊愛梅或取夫山川草木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五

八

日月風雲之所感遇得其蕭散高致忘寵辱去係吝者於以寓言玩好亦將冀其與居之久而吾之情與彼同也夫會稽張生康名其居之軒曰玩雪求予記之余聞物之清爽潔白者莫如雪温氣迫於寒而不能散爲寒所凝而爲雪故雪之時初温而後極寒人之玩之未嘗不毛髮森竦肅然無褻狎意其似乎君子之廉介儼恪可交而不瀆者與宜生之深玩而得其意也或曰雪之物嚴凜栗烈當隆冬之時隘川塞途使人不得和顏色而居處昔人冰山之喻以爲知言豈君子之類也夫予應之曰天地順運四時行焉寒暑節至故和氣應而品物成寒雪之不可無於冬猶暑雨之不可無於夏也且賦詩斷章采葑菲者不遺下體吾取其清潔肅爽而已又嘗觀夫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朔風起寒同雲蔽空於是乎霽雪交零不終朝而宇宙一色光耀瑩潔王公大人與士君子之

處溫室廣厦者重裘毳幙燠椒熾獸薦肥酌美烹茶賦詩豈不麗且清哉其亦有念於蓬廬鶉褐之士與征戍轉輸之人乎張氏父子皆樂善博愛吾恐其於玩雪之際此念一驚於心耳得不撓其興耶姑又附於孟氏雪宮之末論云張氏以忠貞文學爲越世家先輩及今名達仕譜載甚詳茲不述特記玩雪之一事耳生梅華深得飯牛翁家法梅之花與雪同一時其取類皆清潔

願學齋記

傳曰不學將落言人學當及時不可遊衍同其遲暮而落也願學乃公西赤對夫子之語蓋謙退不敢遽爲已任者夫子之誨人曰敏而好學學所以求仁也又曰當仁不讓於師嘗以冉求退又勵之曰今汝畫皆盡言學之不可後於人也若是本府紀善會稽張宜中名其從孫鍊讀書之齋曰願學或曰將勉之爲學乃先爲謙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五

九

退以抑其心無乃怠乎宜中喟然嘆曰行或同轍而異迹言或同文而異義吾豈不見夫所謂學士大夫之徒者與大言廣論則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高尙其志固將驅駕前哲而凌躐當時者矣然考其踐履真實成就果何如哉吾姑遜其志使就於學非使固執謙退以怠也語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使夫志願於是豈不可哉余善其言益嘉其能訓子弟之得其宜也嘗讀周書至於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凌德實悖天道蓋撫卷而三嘆傷教道不幸也世祿王者眷念前人忠勳恤其後嗣資之以稽古崇德而象賢者也至於愚騃不肖之續將以丹書鐵券闕閤門第如天置地設之不可移者幼則驕惰長則放肆傷敗禮法以至悖於天道而不可救豈其生之不幸歟其法家拂士父兄之非其人歟抑其居之使然狃於富貴驕滯之習而教不能入與三者一居於此則淪胥

亡矣是以喬木少而故家者難得也今觀張氏以守臣死事之家世祿前代居於越者僅八百年本支繁衍文行名達之士不乏於時吾今所與遊者宜中與其二子及從孫爲世者三輩皆儒雅周慎跡其往之膺仕可推而知後之來者固可踵而繼也其故何哉良由長者能教幼者服膺以聽相沿爲習者也嗟夫世道靡弊子弟之不聽於父兄也久矣若宜中之能以遜讓之訓挫夫少年英銳躡進之氣爲子弟若鍊者拳拳於長者之教必克繇禮而不至於蕩也所願學者莫切於是詩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家道之綿長也宜哉又將可爲後進法

頤齋記

頤之象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知天地生物必有所養也而天地爲大聖人之理萬民亦必有所養也而養賢爲大養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五

十

之得賢則心腹耳目股肱皆良於以建皇極立綱常明禮教仁義行而恩澤洽使民得其養而安且久也大哉養乎天地之設施聖賢之教育民物之豐植無非雨露之所滋益而庶彙賴以成者也然則聖賢之所自養以其大者亦必以其道乎曰誠其心一其志寢興無怠食息必謹敬義立而神明存焉善惡辨而職事理焉孟子曰養其大者爲大人傳曰能者養之以福此之謂也王均輔氏築室鶴溪之北環以羣山帶以流水繚以週牆蔭以松竹讀書樂道於其中夫所謂與物無患與人無爭而卒以全身遠害者必養之得其正守之得其道行之得其宜也均輔之伯父名謙字益友從永嘉鄭如心先生學軒岐書得承制配合之術尤精徹或群其藥物或集其溫良以平時氣以扶天和爲人愈疾思與平居所以致無疾者節宜得中疾徐合宜雖以數月獲安爲功亦不踰時濡

滯以混厥標本也與人交游無少長貴賤皆接之以誠實臨利害處危難未嘗便已以陷人人以是益親之享年九十有一常康健若少壯者比終惺惺然不改常度交遊鄰里之人皆若喪其親愛又以知其平日養已養人各得其道也均輔能世其業尤爲鄉里所推擇與其子姪若孫同居以手指計者凡二百許雍穆如一日里之居百餘家父子相繼自本朝以來四十餘年未嘗有間言其所與游者又皆以禮義相敬愛不以炎涼氣燄爲疎數也先君誠意伯常善益友先生之醫而嘉其有守有禮貌焉嘗謂之曰處心平善以居鄉里宜其康甯而壽也先兄參政府君暨余與均輔交游甚善嘗過其居覽山水之秀笑談徜徉於其間察其人敦厚周慎安於義命又深得夫養生之道與所以推已及人者因名之曰頤齋石樓黃先生已爲之記矣今予以疾蒙恩歸於故園均輔復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五

十一

請余誌之因述其詳且欲請其養之之道以起子之沉疴也

雙溪漁者記

客有居於括之雲陽東阜以雙溪漁者自名暇日則持竿揭絲釣於澗阿歌曰溪之水兮悠悠龍鼉不驚兮蛟龍不遊逝者如斯夫孰爲汝留聯舒情兮優游芳餌兮垂鉤魚不食兮非吾求與其負重任而顛沛兮甯蹢躅涼涼而無憂或問之曰子居非雙溪而以溪名得非慕沈僕射爲人乎客曰吾不忘吾宗耳又曰子非以漁爲利者而以漁名得非時之不足子所乎客遂掩耳而走他日有以其事語余者余甚異之訪而得其人焉沈其姓瑛其名廷蘊其字也善一行禪師琴堂星命之術爲人究災福所以趨吉避凶者言率多驗其迹雖脫畧而行止尤謹厚其所蘊藉固未止於此因記所聞見如是者并誌歲月云

全生堂記

今年秋余卧疾中都醫士郭原奉王命來視服其藥旬日而愈醫能順時氣爲理亦善矣暇日以其家乘及行狀示余蓋十世仕宋居官蒞政皆有功於時掛簪組者凡三人始居天台後遷於杭原居杭又五世以仕門子孫業醫名其堂曰全生趙公仲穆爲之書扁其名通於士大夫間德可知矣醫以全人之生爲心其仁者之徒與或曰有生必有死醫焉能全之其誑也耶應之曰生之盡其壽而死是謂天理之常雖天莫能全之況於人乎其札瘥暴橫藥之則生不藥則死以其藥之而生名曰全生亦不謬也風寒暑濕之中於人或客忤昏眩顛仆暴絕應與劑而起者有矣尸厥亡陽施砭熨而復者有矣出入起居時氣克害羸形伐性虛損勞弊藥石可以理之婦人血氣孩嬰疖疹或失其經或瘡或積藥石可以痊之凡病之危篤而天期未盡者皆可以藥石延之使逮當盡之期是全之以至於此時也夫自其期之盡者觀之以爲不全雖天地非全物也自其未盡之中或能引而延其歲月姑謂之全亦可也功業成器者莫不如是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原之爲人安祥淑愿今以醫道參侍王門衆稱勤謹暇日發其所學以全人之生而札瘥暴橫賴不僵殞者亦多矣會稽張宜中氏復以籀古全仁二字貽之與人爲善之心也吾聞仁者好生而原能全之固有先得其心與同然者也吾王甚好仁又喜原之得所依歸將見其所全之生日廣而仁不可勝用也其名聲又昭著於永久也是爲記

榕湖軒記

榕樹生閩廣間葉陰濃而來高風南方之宜木也其近水者尤茂張彥通氏名其讀書之室曰榕湖軒求記於余按湖在閩之三山

郡侯官縣三沙鄉西南連大江通潮汐泛舟江之澗則有白沙驛
玉溪亭在焉雞輿五峙雙桂三峰峙其東北居是軒者攬山水之
佳致蒐經籍之芻豢存心養性將以探造化之秘蹟躡聖賢之高
蹤又豈真輕富貴忘利達而已哉彥通之言曰吾之居是軒也安
吾身儼如也存吾心一如也讀吾書以求綱常之實行不務誇靡
以矯揉也游目於山川平旦之氣得其助者爲多而榕之蔭吾軒
冬無嚴風夏無歎鬱湖之波光蕩漾涵映日月有自然之趣難以
名狀因名曰榕湖軒予謝之曰子之言善矣無以加矣抑頌子而
勉焉可乎人之爲軒館者以翫賞而讀書者以文詞子之軒乃知
安心而存心讀書而務實覽山川之秀而挹其平旦之清所以拔
於流俗者亦多矣然而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尙期終之無怠
敬之無失使榕湖之佳致與吾心同爲融化不其美乎因不辭而
輒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五

三

書之

恒睦堂記

括有世家曰項氏居龍泉縣之安仁鄉自唐以來奕世相繼若干
年矣至諱常字子永號恕翁者又以讀書德行爲族白眉常名其
堂曰恒睦所以崇友于厚骨肉示悠久而不廢者也因廣其義以
伏臘之餘貯穀若干石以周隣里之急歲歛其出之數而不取其
息負不償者因以畀之來歲不復貸如此者數十年里人皆便之
恕翁之孫佐介余同邑葉廷鎮來求記其事予時適讀竇禹鈞傳
乃慨然嘆曰姬周以降民失井田能自振無缺者幾何況能推其
美以恤人之不足者乎其輕財任俠爲豪舉者又非君子之道也
若項氏以儒起家而躋臚仕或以儒而醫能存心於愛物觀其家
族譜系可見及其名堂之意將俾子孫肅雍永睦悠久不怠可謂

有物有則者矣佐字祐民爲人警敏而能讓又能闡承祖志知必能大其後也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其必繇禮義之途而加懋也

恬澹軒記

距括城東南十五里所倚好溪之南有勝地曰少微真境有宮殿樓閣以祠禮元始祖炁昊天上帝神仙百神有軒館室廬以居黃冠之士名曰紫虛觀因山水秀潔飾以金碧形勢壯麗光耀交輝造其境者莫不翩然有憑虛御風之想也前人蓋多記之昔章思廉徐奉定爲道士時能致鍾呂與之同遊竟以仙去其地之靈勝而人得以爲助者從可知焉予少侍先君子遊其所當時羽士之衆殆百許人少長秩秩皆瀟灑絕塵理初陳君年二十餘善小楷書習道業甚勤不接世俗事尤爲先君所稱賞曰此子世味淡薄

龍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

七

其從吾與赤松子遊者也遂與俱入山徜徉林壑者久之理初爲人和易莊重淵嘿平居淡然踐履真實而不泥於物卽其所居在金闕寥陽寶殿之東南隅名曰恬淡軒蓋深得老氏冲漠恬淡之旨故行之專而守之一也火候之暇則鼓琴浩歌太虛曠朗之中觀造化之運與日月之行若野馬經目況於高軒廣厦珍羞美服與夫世人之所趨慕而以爲得志者之爲哉昔人所謂以道事天地天地猶一物也他可樂見非道在我者安能得其審耶余聞河上公善老氏學其徒蓋公以清淨之道淑諸蕭曹漢文帝恬淡寡欲幾致刑措民受其賜凡數百年猶水火飢渴之得飲食而濟之以温涼不其大哉商周以後治道之所推讓者也他日以語理初曰子今逍遙物外眞忘世者或可以恬淡之要指歸當路使爲斯民息肩則何長往而不顧也耶理初乃拂榻整絲鼓梅花之操而

繼之以離騷適微風度於竹之虛隱隱然若有和之者遂相視忘
言而出余後馳驅沙漠今以疾告歸理初乃泛槎攜琴以過余之
易齋其神彩清偉踰於少壯而曠世之度若鴻軒鳳翥於烟霞之
表嗟夫俯仰疇昔三十餘年人事變遷不可勝歎而有道之士乃
若是神仙果可學耶吾將從理初與太初而爲隣乎

擬代蘇子卿答李少卿書

少卿足下無恙幸甚相去萬里遠寄音聲辭旨纏綵意氣哀切何
者所出同而所處異也辱書以遠託異國悲心無聊夫風沙朔漠
之場秋草蚤衰寒水慘烈居人猶或厭苦況以國士慷慨羈客遐
方屈身穹廬雜處他族又安得不戚戚傷心也哉武初見執時分
以肉餒虎狼膏染草野以報漢恩蓋夷齊抱義豫讓報讐苟盡我
心豈圖後錄不意單于懷漢威靈卒得脫艱難復故國獨拜茂陵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五

五

於武初計誠已萬幸誰復望爵賞哉少卿提雄師震威武以寡擊
衆推挫強敵其欲報恩於漢心豈殊途然而功烈奮揚武誠不足
希其萬一何乃臨變蹉跌卒實吏議上累老母下及妻子使明主
爲少卿含憤交游爲少卿失足武誠懸懸缺望也武聞事君如天
恩不敢忘怨不敢報故崇伯被極神禹嗣與冀芮受誅成子安晉
聖人不以爲非春秋著之通義所以伍胥未免君子之譏而鬪辛
顯賞於楚也先將軍事先帝意少卿承恩陞對時詎嘗忘此今日
曾可追怨耶蕭樊周魏邂逅一時萬世之後是非自定耳昔荆卿
沉七族以謝燕丹之義要離焚妻子而復吳王之讐是以義昭於
國士而名著於竹帛人誰不死死且不朽少卿初心有意曹沫之
事矣豈不殉要離之義哉夫以少卿才武慷慨當今之時翻然改
圖則古人復見於斯先將軍墳墓光輝增耀老母被戮之日猶生

之年妻子之恥雪交游之言信漢朝之君臣顧反躬自慚少卿之義伸矣萬世以下無復遺論況一時刀筆吏哉若長往不返鬼於異域使先人墳墓爲叛逆之土隴而桑梓爲降人之里漢方有辭少卿永愧矣惓惓遠懷不憚往復雖少卿念之大將軍諸故人意與此同永訣未期佇伺高誼

示姪仕祈書

汝今學道此心甚良然以未得要領先除好高好勝心次屏息諸緣毋泛譚強辨請畧陳愚陋以爲何如大概善不繇外來窮理盡性與釋老家言心性皆繇人性本源虛靈清淨故皆可學而至所謂求則得之舍則失之若使本無從何求之釋老空無之旨謂無形迹言外之意不言之妙非實洞徹安可妄施初入門也須見如何爲空如何爲無執之泥之都不是有情下種因地果生豈無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五

六

來歷大忌念頭錯則殊途歸自生支節融會不過誤甚矣怕落空怕着相識者詳之若儒者之學則自人倫日用中踏實地行將去須先明諸心知所往虛靈不昧能格物致知物理既明故好惡是非虛實誠僞莫逃其前能盡三綱五常之道子思稱知仁勇知則能辨是非識事理格致之謂也仁則推己及物無所偏倚誠正修必仁能守之推而齊治平不外乎此必勇足以行則知不徒知仁不徒守至誠無息止於至善妙用之至於無聲無臭不能贊一詞矣至易而行難無難在果確勇之謂也古人謂三教將無同名言也以吾觀之子思稱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老子言清靜虛六祖言菩提自性本自清淨又安可謂不同也若於作用施爲處混而觀之只頭面已不同了何況人倫日用之迹也耶蓋三教並立者繇其知性之本源皆慕入爲善若諸子百家多有不識性者故難

與議道參也竟以魯得之在汝而已吾故懸懸且中之境界極難
識光風霽月尚猶髣髴故知不在言不知復何言哉到此處所謂
本清淨者果何物耶此行俱安好適春光浩蕩風日清麗足使塵
慮釋然但一游一咏皆皇上仁育之至恩也日月如馳報效無續
又增慚愧耳汝等在鄉里自宜謹慎避凶趨吉之道固宜盡心也
屈子言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晦翁乃謂
雖廣成長生要訣不能外是蓋與夜氣之意合伊川又言常惺惺
釋氏言定慧又言不被十二時使却使得十二時動如何是使得
十二時請問善知識三月廿七日書

又示仕祈姪

人來得書知汝作畫且通禪甚悞遠望禪者蟬也如蟲脫汚濁之
中自致於千章之末呼吸風露世人跡其高遠可望而不可及也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五

七

若乃厭清淡而不知則將貽笑於螻蟻矣吾亦觀自古得道之士
於君臣父子大倫大節未嘗有欠其明心見性定覺工夫皆是打
透死關亦非徒嚶嚶然曰古人而行不掩焉者大抵三教雖不同
儒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釋曰戒定慧道曰清淨皆是着實工夫
方可深造豈泛泛習於陳言乃曰我能此我已覺悟此到臨些子
利害便至母取箕箒卽生諍語何況生死岸頭灼然剗定眼光無
迷無悟使六情不作哉若欲攻儒先盡人事便可達天理達天理
則性命道德吾分內也若欲攻釋先去貪嗔則八地光明自然路
頭不錯若欲攻道則去執着聲色有無不能沉迷漸入真道若以
人生於天地間有三綱五常自然之道莫切近於儒辭章不與焉
釋老之道泛然高遠疎於人事所謂宋徵於人薛徵於鬼是也明
識之士必能洞然要之三教非卓然不屈於物欲難以語道相去

遠故叨恒葛藤必爲具眼者所嗤笑若見均彰葉先生嘗論之必能發我不及便風更伺報不贅

直內齋銘

爲盧奉祠作

內以直外以方齋肅端莊夙夜乎周防敬躋日昌如時雨之霑玉佩瓊裾明德孔光君子作箴用昭弗忘

集義堂銘

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年所作因爲記以表之昔蓮伯至於化將何時乎姑識歲月云時建文庚辰孟秋之十日書於吳江舟中

義欲集集則氣充而神明存焉不欲襲襲則餒而昏矣君子主善以爲學而弗怠也善積於躬而弗離也勿以私欲間也禮以節之樂以和之詩書以廣之君子之謂義也無往而弗集也饑食渴飲適吾養也夏葛冬裘順時氣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法天常也萬事萬變非義弗爲也非義弗爲也非義弗安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五

六

也萬鍾千駟不驕也簞瓢陋巷不憂也白刃不撓也死生不亂也湛然而中也應於物而用也皆義也道心明而天理全必集之正而存之一也吾以銘吾堂所以勵吾行期無忝於先人也在後之人温恭朝夕維善之積式昭古昔以引以釋以無餒夫義以裕斯道於無極也耶尙慰吾先人也耶因舊銘而記之銘曰有其名而無其實惟予之卹知言養氣以義爲質集義伊何篤恭孝弟克勸弗墮聖賢是至戒之慎之以永無悔

敬齋箴

爲李至剛賦

莊其容一其心儼乎其有臨勿顯之欽而昧以淫維予之箴勉焉無息確乎物之莫侵祈祈悃悃如玉如金肅恭神人式昭德音允矣君子福祿攸任

智者寺白描羅漢頌

釋典大阿羅漢十六尊者受記佛祖以了末世衆生之所未了故
常住不壞其示現神通乃驚俗餘事未可深議也因爲頌云大教
從來不具文利那萬劫等浮塵靈光一點無瑕滓靜寂神通總是
登

徐伯祥像贊

體之充氣之雄確乎其有容將以公爲過於時也則未嘗掛簪組
乘高駕駟以展其才器以爲不遇也則放浪山水徜徉詩酒不苟
售以希合有高士之風豈非不諧於人而諧於天者耶

王伯永先生像贊

伯永號
懶雲

不營時俗之利故名之曰懶有瀟酒絕塵之迹故名之曰雲紹見
山之易學實洞貫乎天人載瞻遺像山岳嶙峋仁者之徒肅諸縉
紳

龍坤正氣集

卷三 五

九

敬贊先考誠意伯像

虬髯電目探天根兮幹地軸扶龍興雲四方已肅以生民休戚爲
憂喜以天地晦明爲榮辱武功旣成而文治未盡其用者蓋天也
耶抑人也耶

跋富氏族譜

余嘗讀宗元老大人事跡見蘇文忠公所製韓國富公碑銘乃古
所謂以道事君者歟韓公之言行勛業昭昭然顯於朝廷著於敵
國當時蒙其澤矣其嗣續得不昌盛耶南田富氏皆韓公自出譜
系至今爲昭灼其先有爲工部郎中某州刺史諱韜者唐季隱居
南田卒葬南華山今無爲觀之東峙因名其山曰刺史山此韓公
之高大父也其子諱處謙爲內黃令後贈太師封鄧國公居河南
遂爲河南人逮韓公之孫承務郎僉樞密院事諱直亮宣德郎直

清者愛南田山水之佳復歸泉谷其子姓蕃衍因徧擇幽勝之地爲別墅今居泉谷浯溪之背皆是也人見其敦尙儒雅守法度有禮讓之士知其必韓之後也有諱灑字澄川者尤敬謹質厚才德兼稱爲鄉邑所推而仲璟富氏之甥也閱富氏之譜牒觀富氏之子孫益知韓公之澤之深且遠也遂書以識其始末云

題趙南隱卷

鍊師趙南隱氏養真於混元峯下客有好事者爲混元真境圖以貽之求予誌其實按師青田人世爲仕族好清虛富貴學馭風雷役鬼神之術又善卜算往往有驗猶不以爲自足復從事卦氣爐鼎鼎輿觀其志直欲洞視萬古與太初爲鄰也少嘗遊四方歷覽名勝無能愜其意者惟樂斯地之高爽又得清溪主者王松澗氏爲之依歸使無身外慮得以歲月澄其心神全夫元始正和虛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五

三

白朗耀者他日道成白日高舉雖其功行道緣之至抑亦山川清淑之助與松澗成就之力者歟吾嘗讀屈原離騷其遠遊高舉騭鸞翳鳳逍遙八表下視四極崇高富貴皆不足以縈其心獨過故鄉必屯車齋駟徘徊與感或至垂涕忍而不能捨也今師遠慕老莊近式鍾呂室廬宇宙輪轅陰陽無官守言責之事與屈子不同何獨惓惓於故鄉之山水耶師好讀書垂老不釋卷其心必有所得難以語俗子者姑書於卷暇日以參同訊之

贈塑工

大夫慈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像教故末法也世人不見不信不形不識舍像何徵焉不爲法人無以明證不爲像人無以仰瞻法焉像焉兩全無礙以致諸法並行悉無罣礙可也固知如來能離人我衆生壽者一切相也今妙嚴禪寺因兵燹以來蕪廢非一有沙

門某者捐捨應身餘資鼎新創造三門大殿及諸廊房既成已後其中空空然無足以聳動人之耳目者乃命善塑者其飾如來佛諸天像莫不儼然如真佛見性鐘鼓梵潮香花旛蓋壯嚴威儀莫不備具令人履其地如遇彌陀佛會遊極樂圖此像之不可廢者也傳曰葉公好龍真龍游庭豈非因形感氣得其應之速耶今浮屠氏以像感靈使人皈依生敬信心是亦教門之一助也若夫由相以知真因真而離相又非常言常辭所能畢也某今行告歸寺僧咸請余序以送之因書其所繇云

書圓覺經後

省庵盧居士爲道人謝慧定寫圓覺經及其子珏書足成上下卷皆筆法秀潔可愛後跋語云願教法流通尤見深信吾聞盧氏譜出范陽應六祖之族其佛眷屬者耶不然何其儒與釋之道貫也

乾坤正氣集

卷二厚五

五

珍重珍重日慧定以經來求語心甚誠切余喜其求未嘗希福德爲實有相亦不與時故老輩搏量佛法若慧定者慕達官長者之名而求乎因其專致遂勘慧定本將門子以絕欲不娶勵心精進期證圓覺正所謂廣額屠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待言語悟也姑示數句倘遇具眼將撫掌大笑曰露出尾巴子也偈曰清淨圓明正修正覺諸多菩薩如來一佛隨方解縛冰化水清本來昭灼復轉一偈者鐵牛度窗櫺頭尾一齊過浪蕩大虛空免着拖犁擺

觀音贊

純子無僞千變萬化提籃販魚不管唾罵捩賣不要如何待價老婆心切有甚閒話無人售頭空來空罷

慈航本無航

慈航本無航法眼度衆生云何度衆生援彼離欲海云何爲得度

能離如是海云何名爲欲愚癡及貪愛云何名爲海譬喻深如是
迷人陷溺之沉滯不能起佛以慈愍故說此無生法斷除諸迷障
令彼悉超豁除迷見眞性如航渡波浪雖不施煦嫗大慈莫過是
是名爲慈航莫作舟楫想

又詩二首

迷時只欲尋師度悟了原來自放船十里芰荷風景好一天三月
水光鮮乘流搖拽無拘礙順勢開帆絕妄牽大眾此時齊到岸儂
家把舵莫遷延

底事推牛集萬人慈航一葉可通津秋空月皎江聲寂春雨潮平
水色新作浪蛟龍休戀怪忘機鷗鳥自相親此心浩蕩無羈絆不
記蘆花淺水濱

狂夫解嘲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五

三

狂夫學草聖奈爾心不定不定圓中正喫看他秃腳入泥畢竟
如此畢竟

狂夫雜興

平生適興多閒話付與時人作浪猜一酌曹溪知水味白雲無意
若爲來

梅雨脩脩潤氣蒸滿山新綠白雲凝小窻對客看書罷意外榴花
炤眼明

示李得陽

贈汝并州百煉刀一刀削盡雜勞嘈內心無喘諸緣息贏得清閒
趨最高

示王居士

凡修行人先要空諸業識業識旣空即是菩提如何是菩提咄一

刀兩段

答沈原昭先生

伴來重承厚意祇感之甚日前侍誨獲聆惟念阿彌陀佛求淨土之語卑末甚喜老翁晚年知歸結也但願舊日享富貴今日愛清淡與平生慈愛眷戀諸緣正念雜念一齊勘破不問九十年前九十年後并諸過去現在未來乾乾淨淨一個沈原昭不費阿彌陀佛半點氣力豈不快哉如以爲未然更請於大慧書問內一鑽必得因地一聲此老昭然不昧又強如龜靈驗也又知阿彌陀佛同來一家者也豈特阿彌陀而已一切皆然然卑末恃愛饒舌乞亮真情爲幸

書劉明善卷

如是修學之人空諸業識內外如一邪正俱泯踐履境界得無上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五

三

菩提實無所得如是如是文華藻思美則美矣謂之入佛階梯非吾所聞明善懇求直指如語之曰空諸業識來向上一步則在汝邊也

贈惟修無作

惟進修莫做作妙用工夫無絡索泥牛入水身不濕鐵蛇過海却褪殼生龜脫筒利那間屠兒放刀成正覺好將無作本來心真實着腳無推託莫把上乘讓別人莫道魯鈍不肯學後輩狀元前輩稱向無勞摸處勞摸一拳打透水牛皮好箇龍興修無作

贊仁靜堂像

洒落情懷吟風詠月閨中得靜有何堯搭握手溪橋孰云遠別載瞻遺像惘然長憶靜堂安在空空寂寂

贊復可宗長老

可宗問我求法語石崇問句子糴米吾儂結舌有何言昨朝新雨
連天洗

贈句維那

西霞寺維那已旬號震霆二十歲能默誦法華經一部於今四年
矣衆皆異之以爲宿緣所致我聞大雄世尊在靈山會上演說妙
法當時大衆聞其一句一義信心解悟者悉證無上菩提況能備
記一大會中眞詮密義洞了洞徹者耶句師便當於此法華經中
念念相續如川流海注如日運月行不退不轉不遷不變戒定慧
三法門一齊精進則衣帶寶珠不待求而自得普門妙觀無假借
而大明故足甘露味者必無飢渴悟法雷音者何有驚疑略說如
是尙勉進修偈曰鐵牆無縫須鑽進推倒靈山不見蹤門外石人
齊喑惹人間驀地出眞龍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五

十四

金字金剛經卷後

大雄世尊說三乘法開度羣迷一大藏教百千萬言敷演妙義接
引諸根可謂至矣獨以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接引上乘其故何也
夫上乘之人自見自性無悟無迷又何待言語接之哉嘗聞蓮出
污泥故無俟於雨露而後清潔雨露之潤實有滋於蓮之光華鳥
號之弓能徹扎矣必排擊以端之棠溪之金無曠滓矣必冶鍊以
堅之故上乘之初試也必假明師印正鈍根之漸熟也亦可說法
以度生譬猶良驥之善走也欲適秦必西轅黃龍之善泛也欲度
遠必東指繇是知世尊大慈必以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接引上乘
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薩眞實妙義以續慧命開導末世
衆生源源不絕濟拔迷塗故以能爲人演說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則福德勝於口如須彌山七寶布施其故何也夫寶者不過莊嚴

色相之具耳一旦色大幻空則其所寶盡入他人之室其又何所寶也其實不如能於四句偈中淨信悟明得吾本來面目去來無礙得大自在所謂如須彌山七寶於我何加焉信知如來不妄語也後人沒金寫經者蓋以明經爲重金爲輕也如來又以法尙應捨何況非法又知身尙應捨何況於金如是經者說萬法空如是捨者證萬法空如空如捨卽我性空性無相故性性不空故知金字經者莊嚴相也一念生淨信者實相無相也因莊嚴相生淨心無證明實相是故聞經悟道亦多人矣則經義廣博福德宏闡無量無邊非妄談也錢孔昭以金字般若波羅蜜經求予轉語示此畧議孔昭孔昭既能捨財續經必能一念目生淨信能求莊嚴以證實相又知聰明伶俐漢能以智慧等淨掃腳根跳過金剛圈直造般若所非虛語也尙勉之哉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五

三

00972

